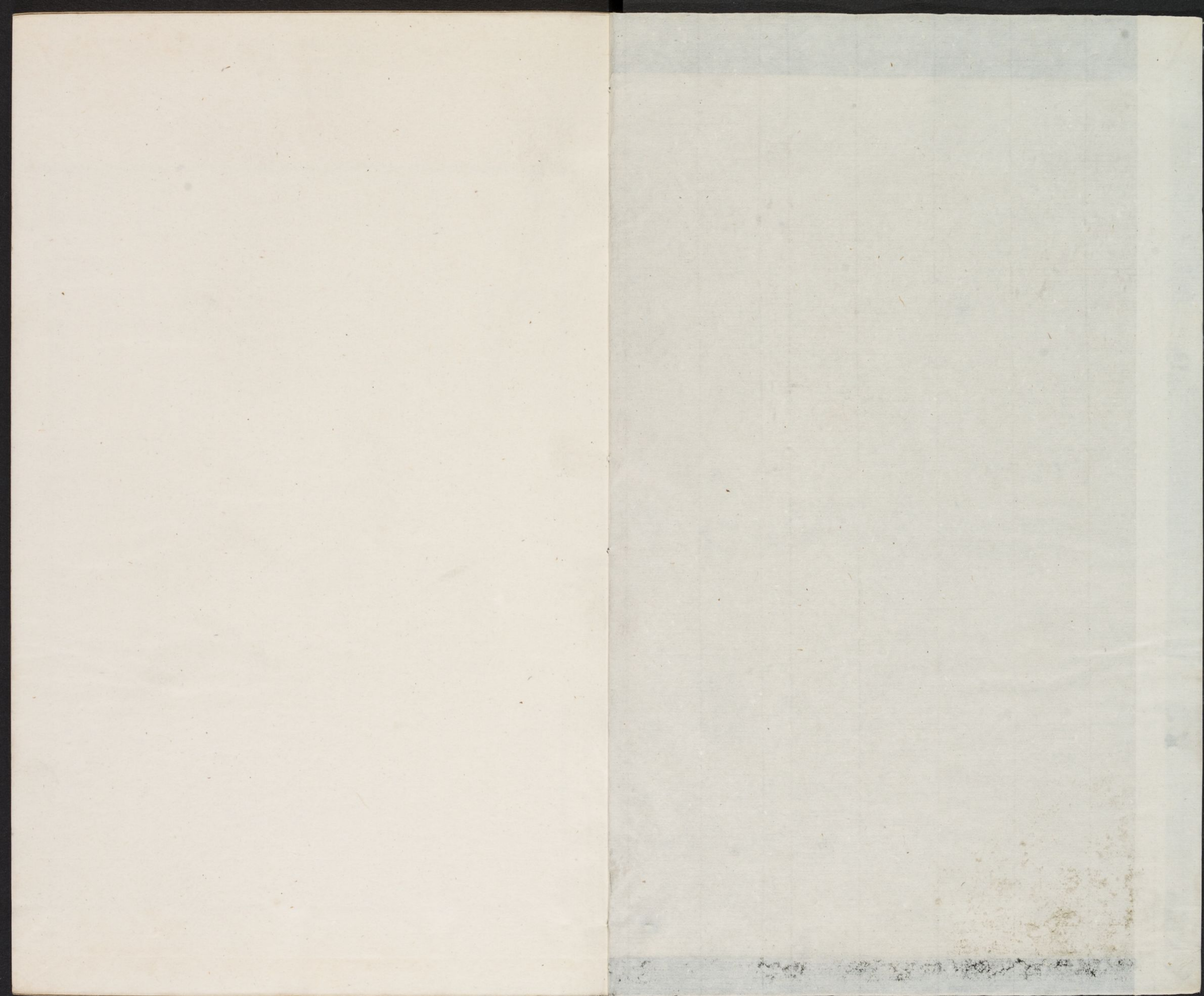


T 110 / 2452 B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Toronto, Ontario
M5S 1A5

春秋卷第六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公即位

人歸姜至自齊

李孫行父如齊

放其大夫胥甲

公于衛

集註

二月遂以大夫

三月遂以大夫

夏

晉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39

春秋卷第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張洽集註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公子遂
弑大子惡而立之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

宣公受弑賊之立而居其位其臯同於桓公而十八年
之間皆書王與桓公不同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

以常亡王法不可以久廢故存王
以舉大法亦所以正宣公之臯也

公即位

胡氏曰宣為弑君者所立受之
而不討故如其意而書即位其

與僖文之立一美
一惡不嫌於同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貶喪中逆女者與即位同
不待貶而臯惡見也○胡氏

曰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女
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公子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

三月遂以夫

人婦姜至自齊

公子遂宣公之為亂臣賊子明矣不待貶絕也書婦
著敬嬴之自卒也書姜不氏責夫人不能以禮自防行

吉禮於斬焉衰經之中也○劉氏曰婦人不專行在家制於父母夫人有貶則父
母與有臯矣○胡氏曰敬嬴私事襄仲以子屬之殺世嫡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
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君母衰經中請昏納幣其臯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
特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不書氏所以深著宣公與敬嬴不可勝誅之臯也

季孫行父如齊

納賂以請會也文公世子之死在官之當誅者公
子遂其首而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

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傳十二年河曲之戰秦行人夜戒晉師曰
兩軍之士皆未怒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

晉

通志堂

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元月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奔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自戰及今七年矣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臯久不治而二人有臯趙穿以盾之側室而獨免刑之偏頗如此非所以治有臯主諸侯也 **公會齊侯于**

平州 平州齊地杜氏曰在泰山牟縣西後漢志琅邪國陽都故地有牟臺註平州在縣西今屬沂州沂水縣○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愚謂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伯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適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會者外為志魯宣欲求寵以定位而書以齊惠之志蓋誅亂賊而先治其黨之法與桓公鄭莊垂之會一也晉為盟主諸侯所取正而商人宋人弒君威弗能加致魯亂不治亦以見晉之無能為也 **公子遂如齊** 見於經所以著其為惡之首也○胡氏曰遂一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于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也 **六月齊人取濟**

西田 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田魯之故也僖三十一年取之於曹者○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為彼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愚謂桓公篡立求援於鄭而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賂以濟西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曰假曰取蔽臯鄭齊深以誅其貪利而成亂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深戒以利為利孟子

論先利後義者必後其君遺其親而不奪不厭食皆拔本塞源知春秋之微意也與 **秋邾子來朝** 諸侯朝當討之不舉王法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從同也 **受盟於晉又會諸侯于扈** 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故楚子侵陳宋○今案不討有臯固晉之無義而亦未至如僭王猾夏之臯大也 **晉趙盾帥師救鄭舍晉而從楚附無王之夷狄以為中國患故人之**

陳 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今案陳無臯而蒙伐當救也宋有弒君之身卒不當救故略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胡氏曰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故書救以與之○愚謂與之則見諸侯之來會者固義舉矣然不曰會趙盾而曰會晉師蓋鄭之從楚亦盾不能治齊宋有以致之若再書其名則書重復而予之大過矣故止曰會晉師而不再書盾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羊詳味書法然後見聖人抑揚之當也 杜氏曰崇秦之與國○任公輔曰案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穿侵崇秦弗與成○胡氏曰求成大國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為諛甚明意者趙穿已有邪謀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眾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不能裁正也弒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 **晉人宋人伐鄭** 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受惡名其端見於此矣 **晉人宋人伐鄭** 於是晉侯侈趙盾為政驟諫

通志堂

而不入故不競於楚○晉受宋賂不行天討鄭以是叛中國而晉人復與宋伐之不能服鄭又致明年之師故稱人臯之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杜氏註在陳留襄邑縣南今襄邑屬

拱州○傳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因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宋

以弑君致寇而不服臯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為志乎秦師伐晉傳以報

此戰也書師敗又書獲華元師與將之輕重適等也秦師伐晉傳以報

圍焦晉趙盾救焦○胡氏曰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故書侵秦人為是與師報怨則問其無名之師故書伐○愚謂欲求成而反召兵所以深著趙

穿之妄動于戈而欲秦師伐晉傳以報

竊兵權誅其意也秦師伐晉傳以報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傳趙盾救焦遂

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胡氏曰歸生受命

于楚以伐宋楚有辭矣趙盾去之以理曲故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

也故去其名氏而稱人書侵而不言伐也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

其君夷臯臯公羊作俾○趙盾為大臣任一國之重無能改君之德而君

將殺之惟去以全身然後其義明此盾接浙而行之時也況鉏臯堤彌明皆為靈公之欲殺盾而死矣盾之去寧可後哉趙穿平日好勇犯上

數于軍今追秦軍之役不待元帥之命而以其屬出晉軍欲薄秦師而穿當軍

門呼以沮成筭盾保庇之不黜不放平日曲意容養使之在位及至靈公欲殺

盾而盾偽出奔穿弑公于桃園則未出山而歸復其位若取穿尸諸市朝猶可

以自明也乃使穿逆公子黑臀而為君前日庇之今日不討而用之董狐非子

而誰之言是乃推見至隱而歸弑於盾真至公之筆也聖人豈得而易之哉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此又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也而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臯

然必卜而用之卜帝牲不吉則以稷牲卜用之帝牛必在于滌三月稷牛惟具郊之必祭稷者王者祀天必以其祖配之故也○愚案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為成王制禮耳非魯之所得用也況有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僭天子越紼行事之禮此春秋所以特書之并書猶三望以譏其可已而不已也

葬匡王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魚豈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羊作賁公穀無之字○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公二十二年晉惠公與秦

遷之于伊川在唐為河南陸渾縣地今河南南府伊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縣故

城○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

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胡氏曰夷狄相攻而特書于策者

陸渾在王都之側楚子伐之又觀

夏楚人侵鄭傳春晉侯伐鄭及鄭鄭

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

通志堂

人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曰不書晉之伐鄭及平者仲尼削之也鄭自宣元
 年以晉之受賂縱臯為不足與似矣而楚豈所當從乎今晉成新立背僭歸霸
 則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遷善故獨著楚
 人侵掠之臯書侵鄭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赤狄狄者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
 ○襄陵許氏曰楚狄迭擾南北此中國大過棟橈之時也
 宋師圍曹宋師圍曹曹以母弟須及昭公子之亂逐武穆之族
 二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之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

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

向見隱二年註○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之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今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為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復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宣公此心之一不公而終之以為利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也魯不會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傳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于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子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

靈公○謹案公子歸生位為上卿久執重權國事由己乃不能鎮服姦邪遏絕
 萌孽又脅於邪謀撓而從之位尊責重故春秋定為戎首以戒大臣不能持正
 而阿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法而明事君之義也○胡氏曰歸生與宋並為
 大夫以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嘗統大眾久得兵權聞宋逆謀先事誅之猶反掌
 耳夫據生殺之柄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而從之乎計不
 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何其悖也春秋以為逆之臯歸之歸生若司馬
 亮沈慶之等苟知此義則能討賊不至失身而為人制矣
 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傳
 胡氏曰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也○今案此所謂危與桓二年書至自唐同意
 冬楚子伐鄭傳
 未服也○今案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于辰陵而鄭
 又微事晉於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
 來矣

五年春公如齊

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傳書過也○杜氏註往朝見止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子字據高固及子叔姬來有子字當從公穀二傳○謹案此著高固非君命而越境特書以著其臯也○胡氏曰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也嫁女於大夫而不使大夫主之則厭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鄭國褊小楚公子圍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宣公以國君而逼於

高固強委禽而請昏其女不知以禮為

叔孫得臣卒

不書日 冬齊高

固及子叔姬來

傳來反馬也。胡氏曰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

遽歸寧乎故書及書來以著齊卑也禮法之所禁不可犯也惠公許其臣越禮恣

楚人伐鄭

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胡

陳而經不書者以侵陳則平楚可知故也已之有闕不內省德而以兵加之故

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之所主盟者非其道也。愚案屢失幾會大義

夏四月

秋八月

冬蝱

諸侯攜貳茲晉之所以失道歟。民之效也先是伐莒取向一再如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矣氣應之矣宣公遇

於冬蝱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天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傳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

胡氏曰來盟所以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效信又歃血以固結之也衛欲為

來為此盟及公會晉卒以見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

伐萊

萊杜氏註東萊黃縣地今登州黃縣有萊山。胡氏曰平莒及邾魯欲

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陵

大旱

此年蝱旱觀其

冬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晉地一名黃父。傳鄭及晉平公子

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

公不與盟以賂免盟不書諱之也。凡盟會而不得見不與盟直書之者曲不

八年春公至自會

見執於晉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

乃復

黃齊竟上地。大夫奉君命出境死生以之未致使而死以尸。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壘

事謂時祭也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仲

不當書卒今特書其卒以事之變卒之也書仲遂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公子

友之於僖公同有輔立之恩故亦用公子友例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觀無駭

壬午猶繹萬入

去籥

釋者明日之祭所以賓尸也。○口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乘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以其有聲也。去其有聲而用其舞者，以仲遂之卒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此蓋正祭之日，仲遂卒于垂，則次日已聞之，股肱之痛，賓尸之祭為可已也。行吉禮於方聞喪之時，雖用舞而僅去其有聲者，是知其不可而猶為之也。○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仲遂有殺嫡之辜，宣公以其私於已而愛之，生賜之氏。今出使未畢，中道擅返，不正其辜，其喜樂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復心知其不可而故行吉禮，春秋謹書始末以見其心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謬戾如此。詳觀書法可以見聖人格心之道矣。

戊子夫人高嬴氏薨

嬴公穀作熊。○宣公母敬嬴也。

胡氏曰：成風屬僖公於季友及僖公立正夫人之位，嫡妾始亂。春秋於風氏始卒四貶之，稀致夫人去其姓氏，秦燧不稱夫人，榮叔召伯含贈會葬，王不書天敬嬴視效援例自立。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今丹州延州銀夏之地。○傳白狄及晉平會晉伐秦。○愚案白狄秦同壤之國也。晉與秦自侵崇，啓釁七年而未已。晉與為婚而結以伐秦，秦黨戎狄以擾中國也。自此至成公十三年，呂相絕秦之詞，皆連兵之事。

人滅舒蓼

蓼穀梁作鄆。○杜氏註：舒蓼二國名，或曰地譜上義陽之蓼，不與羣舒近。蓼已滅於楚，見文五年。此即如舒鳩舒庸一國也。○傳楚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泃盟吳越而還。○胡氏曰：楚夷自相攻滅，書而不削者，楚盟吳越勢益強大，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也。

秋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杜氏註：月三十日食。○此自文公以來二十餘年，中國夷狄弑父與君幾遍之咎。晉

敗于邲，宋圍析骸之徵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

日中而克葬

敬嬴公穀作頃熊。趙子曰：頃惡謚也。宣公必不以加於其母，誤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氏以為敬嬴事襄仲而殺嫡，立庶逐去哀姜之咎，證雨不克葬天理之不可誣也。又曰：僖公享國八年，然後成風致于廟，敬嬴於宣公元年，穆姜即稱婦，婦有姑之詞，見敬嬴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貶於成風之賻葬而此不復貶，謹其始也。

城平陽

杜氏註：泰山平陽縣，今襲慶府。

楚師伐陳

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而遠朝齊，無哀甚矣。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胡氏曰：當歲首月朝齊，而夏使大夫聘京師，公享國九年，於是纔一聘其於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

齊，每行必至，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狄比侵而不報，萊不敢犯，亟伐之，畏強陵弱，可以觀惠公矣。

取根牟

杜氏註：根牟，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今屬密州安丘縣。

八月滕子卒

傳：滕昭公卒。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

陳

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卒于扈，境外。

故書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魯不

地 衛欲為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宣會黑壤而晉止公是以

滕

傳因其喪也人安不哀有費用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傳六年厲之役鄭伯逃歸故楚子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琴鄭人

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曰宣三年晉成初立鄭舍楚從

中國楚興師伐之臯也故稱人次年歸生弒君楚師致討稱爵與之也然賊則

不討惟服鄭之為事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亦貶之也今此書爵

豈與之乎下書卻缺之救則知臯其親以重兵

陳殺其大夫泄冶

左 泄 氏本作洩今左傳本多因唐人諱世字雖偏傍亦然故改泄為洩也

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

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以告二子二子殺泄冶胡氏曰稱

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

之臯矣治無臯而書名者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喪身之禍從

之故書名以為徵舒弒君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義繫於名而書名者也或曰

泄冶以諫死而無褒詞何也愚謂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方靈公君臣

驅馳於株林之時泄冶知其不可諫潔身而去之可矣至於褻慢朝廷衷服而

戲則立於其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泄冶失於不

能知幾而早辨是以不可與宋子哀同日而語也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

傳齊人 故歸濟西之田。今案書歸田而言我者言此田魯之舊封而非齊之所得專

也不言來歸者請而得之也謹及闡歸於取之年故不言我今歸於十年之後

故書我也持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而歸

之不以其正一出於相與之私為可見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

傳齊惠公卒崔杼有 偏也公卒而逐之奔衛。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今案特書其氏見

崔杼之宗強於齊故勢足以偏高國雖今日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也如崔成

之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

而不知制節謹度卒至乎家禍于國也與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傳公如齊奔喪。胡氏曰天王之喪不奔而奔齊喪天王之葬使微者會而使

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

忌憚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 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殿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曰禍莫

大於拒諫而殺直臣泄冶不憚盡言正以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視

而言之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愚謂

古人以禮為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待有居處出入之奉有廉恥羞

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馳於株林以為樂哉泄冶之諫夏南之

詩皆以其捨人道而躬為禽獸之行也考之國語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泄冶

通志堂

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御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之所書弒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巷小人所不為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六月宋師伐滕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師伐滕○胡氏曰稱師用衆也鄰有弒逆不能聲舉致討乃用大師以伐當恤之小邦故特稱師以著其舉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胡氏曰歸父仲遂之子也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又以濟西歸之故主則事之不辭屈辱歿則親往奔喪使貴卿會葬○愚案春秋書此深著亂臣賊子不復明送終之正禮故缺於天子而厚於

晉人宋人衛人強國豈非九伐之威不行而專征之討不加以至於此與

曹人伐鄭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愚案稱人者貶其捨亂臣五年諸侯從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劉康公來報聘杜註康於劉○謹案宣公事周簡慢極矣僅遣一介而重臣繼來書以見王室之無政如此故許翰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王聘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公羊作類杜氏註魯國鄒縣有繹山○案詩保府鄒縣為邾魯二國之境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胡氏曰齊侯嗣立公往奔喪卿共葬事矣修聘宜可緩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宣

大水陰長陽消夷

來聘傳國武子**饑**王政以民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蝗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困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荀卿論本末源流賈誼論蓄積皆明於為民而知春秋書饑之意者也

楚子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胡氏曰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以傳書士會救鄭逐楚師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穀梁作夷陵杜氏註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今淮寧府西華縣○傳楚子伐鄭及欒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莊於是合二國為盟而欲討陳復徵舒也春秋以晉齊二大國方且用兵于莒狄而不能討獨楚莊合諸侯以討之所以楚子書爵於陳侯鄭伯之上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附強凌弱深著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欒函狄地○傳晉卻克求成于齊魯之臯也

晉故會于欒函○今案書會狄者內中國而外狄也晉侯為盟主而往與狄會捨夏徵舒之臯以遺楚討使楚舉大義以加於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老

通志堂

所以敗也。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楚子為陳亂故伐陳謂陳人於邲也。

夏徵舒轅諸栗門。今案楚子夷狄也能殺夏徵舒而其書之也與衛殺州吁蔡殺陳佗一例書之者所以明亂臣賊子人道共惡人人得討不問中國夷狄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拯救三綱於大亂之日也。孫氏曰與楚者傷中國無人喪亂陵夷之極也。丁亥楚子入陳納公。

孫寧儀行父于陳。傳楚子入陳殺夏徵舒遂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汝獨不慶何故對曰徵舒弑君其罪大矣戮之義也諸侯之從也曰討有臯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陸氏微旨曰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不正春秋之義彰善

癉惡纖芥無遺稱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致君見弑蓋致亂之臣肆諸市朝與眾同弃然後足以終討亂之義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求脫其臯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猶人有飲醜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強以毒飲之也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也為楚莊者若能豬夏氏之宮封泄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於陳眾置其君而去其庶幾乎。愚案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微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楚莊懷夷狄貪婪之心而尚能以義自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而非有改過不吝之公心所以雖封陳而終宥陳之亂臣復納諸國聖人予善之弘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

之臯使楚莊之善惡功臯顯然明白詳味此編則知非聖人莫能修而游夏不能與者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公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詞也。胡氏曰天下之惡一也臣子不能討而有天子方伯四隣同盟方域諸侯四夷君長與凡民皆得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王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廷入盟于良出質。胡氏曰入皇門至達路即其國都矣不書入而止書圍蓋陳之亂天子方伯不能討而楚能討之故從末減以見誅亂臣賊子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地譜鄭州城下管城縣有邲城在縣南。公羊傳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守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焉請惟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而微至乎此親自手旌左右撫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臣民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避之是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

通志堂

還師逆晉人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爾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人○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豐而動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楚子北師次于邲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復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臯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先穀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詞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避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且怒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以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奔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

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今案經書荀林父及之者言林父之為志乎此戰也蓋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既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得宜勇怯中節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以行主盟之大義而此行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軍政失於與尸士穀之徒恃強專制故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觀公羊之言則知楚子之所以勝觀左氏之言則知晉之所以敗此春秋所以不書晉之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臯也

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也○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

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明日蕭潰○胡氏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夏氏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怒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人之國不可赦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臯也其日謹之也

曹人同盟于清丘

清丘衛地地譜今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

討貳○胡氏曰楚既入陳圍鄭敗晉滅蕭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求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書人譏失職也

衛人救陳

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胡氏曰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

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陳未有臯而受宋師爲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與師以怒強楚自此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賤絕而惡自見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傳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楚子伐宋**傳

其救蕭也○今案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宋不知屈伸消長之道而欲以區區之力強中國由此致伐○胡氏曰楚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爲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有詞于伐而得

書秋冬蝨○**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傳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

臯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胡氏曰先穀違命大敗晉師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臯焉晉人治其臯而戮之義也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聞之則敗以剛復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者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荀林父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與稱國以殺不去

其官臯累上也○愚謂盡滅其族必怒其召狄也然越椒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文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穀先軫之孫而滅其族蓋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楚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臯無所歸將

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我則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蘇氏曰孔達則有臯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傳

國以殺臯累上也**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愚謂屈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秋九月楚子圍宋**傳

興爭鄭之師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爲報怨也**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曰無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龍耳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胡氏曰經於宋伐陳特書救陳以著宋臯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外臣以外臣而出位以抗諸侯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

訟而不竟必至於訟

謂深切著明矣。○愚謂以歸父會齊侯蓋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

聘而獻物於是乎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春歸父會楚子于宋。○胡氏曰楚不假道以啓豐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商于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平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楚王圍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捐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莊王曰。嘻。甚矣。憊吾今取此而後歸。耳。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耳。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

莊王曰諾。吾猶取此而後歸。耳。子反不可。乃引師而去之。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

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今潞州潞城縣。杜氏註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傳潞子

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酈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狄于曲梁。辛亥滅潞。○胡氏曰。上卿爲主將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酈舒者。免嬰兒之責詞也。酈舒爲政而殺其君之夫人。又傷其君之目。則酈舒者。臯之在也。爲晉計者。執酈舒。繫諸市。立黎侯。定潞子。改紀其政。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以其君歸。何不仁之甚哉。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王札子

殺召伯毛伯

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杜氏註王子捷即王札子。穀梁曰。矯王命以殺

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襄陵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觀張彝之變。而生亂心。梁世武帝在位。王侯專殺。政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今天下。○秋。冬。蝨。旱。未與焉。此宣公不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仲孫蔑會齊

高固于無婁

無婁公羊作牟。婁恐當從之聲之。初稅畝。傳初稅畝。非

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以書。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

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寵葱韭盡取焉。胡氏曰孟子曰耕者藉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于其野矣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二猶不足皆宣公啓之也。冬蠃生蠃生而將為害。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蝻蠃是以記之也。饑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傳晉士會帥師

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案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并其地會書人深貶之也。夏成周宣榭火榭公羊作

謝火公穀並作灾。成周者周之東都今之洛陽宣榭者廟無室曰榭杜氏以為講武屋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于東都因存其廟蓋古者祖有功故百世不毀也。胡氏曰呂大臨考古圖有邾敦稱王格于宣榭是知宣王之廟也周衰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

戒乎。秋邾伯姬來歸傳出也。胡氏曰詩記男女之際易敘咸恒為有國者謹於齊家之道正人倫之本也冬大有年宣公奪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饑饉之禍屢降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證常多

故曰記異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

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胡氏曰日卒書名赴得禮也葬不月其略在內宣公不知禮義邦交之實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於身者皆薄其禮大則君親次則盟主又其次秦衛若滕雖赴告而不會葬考春秋之備書而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

邾子同盟于斷道傳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

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晉師還此蓋卻克怒齊之甚假同盟之禮約束諸侯共伐齊也。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

弟叔肸卒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取貴乎春秋。泰山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以見肸無祿而卒也。胡氏曰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傳晉侯衛世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

通志堂

繒以公子疆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

鄆子于鄆

公羊傳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殺之也。范氏曰于鄆惡臣子不能距難。○胡氏曰邾人蓋嘗執鄆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

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鄆者所以深責鄆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作呂○

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胡氏曰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蓋仲尼削之也

公孫歸父如晉

公傳

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胡氏曰宣公刻意思事齊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

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者也况欲以晉人去三桓夫輕於背大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

末未有能成而無悔者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

笙遂奔齊

笙公穀並作檉。○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辜子

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胡氏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孟莊子之孝以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赦如晉

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臯成

公君臣死君而忘父亟逐之也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卷第七

張洽集註

成公

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雖無王命而有父命故書

二月辛酉葬我君

宣公○無冰

建丑之月夏之季冬無冰常燠也○洪範曰豫恒燠若○胡氏傳政事舒緩紀綱廢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

其兆三月作丘甲

傳為齊難故作丘甲○杜氏註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胡氏傳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兵制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

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

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增一乘乎每乘增

一甲乎二者蓋未可知賦難不同皆為益兵皆增三之一耳益兵禦敵重困農

民非為國之道也○今案甲士三人者步卒七十二人之帥也二十五人為甲

故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胡氏以為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

赤棘

赤棘晉地○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胡氏傳行父以歸父之奔而齊人納之又懼晉人之討故往結此盟書及魯所欲也成公初立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

未有施舍已責逮解救乏之事既作丘甲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憤對君父結盟主以挑鄰怨畢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

于茅戎

茅公穀並作質。傳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

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弗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王人來告敗。程氏傳見桓五年。劉氏傳茅戎者何戎之別也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莫敢當則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迺徵戎以致敗豈不曰自敗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傳元年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

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

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師遇石子欲

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謹案易曰師左次无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眾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

以臯良夫而以爲新築之戰主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

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首公穀作手。傳孫桓子

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獻子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此時魯之舊制猶存尺土一民皆屬公室行父僑如嬰齊各將一軍會戰臧孫許爲晉師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謀議爾成公初立主幼國危季孫一怒舉國興師四卿並出雖無人乎成公之側而不恤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四卿皆書非特詳內乃所以謹履霜之戒也

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鞏齊地。傳師從齊師于鞏齊侯使請戰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

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癸酉師陳于鞏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韓厥執繫馬前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免韓厥獻丑父。謹案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爲盟主與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使齊一怒之憤故春秋不以齊主是戰而以晉魯主之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爲志乎此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位盟于袤婁

表婁穀梁作爰婁齊國治臨淄去雒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表婁○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齊侯使賓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卻克眖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乎表婁而與之盟○今案晉所以令齊者恃其戰勝強力而以非義令之故國佐得以正義直辭責之而晉人至是義不勝而辭屈故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伸中國之大義而屈完情屈而不敢校故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卻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而其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表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王道曲直之繩墨觀於召陵表婁之書曉然見矣

卒○取汶陽田

汶陽案漢志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曰即汶陽田今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鞏之賂也○胡氏傳取者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曰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何異若在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傳宋文公卒

庚寅衛侯速

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也不然則侵小得之固有興滅繼絕之義矣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孟子語慎子曰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汶陽書取所損益可知矣

楚公子嬰齊于蜀

蜀杜氏註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魯地○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令尹子重為

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眾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眾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速繹救乏赦羣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鉞織紵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胡氏傳魯以中國降班失列與夷狄之大夫會取也此由季孫行父為上卿不能使其君安富尊榮其民免於侵陵特起於忿悻肆其編心而不能忍也辱守速君父不亦惜乎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程氏傳楚為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圍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

弱責諸侯則魯可知也○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然其盟十一國也諸侯實畏晉而竊與之盟其後四十二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於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啓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傳諸侯伐鄭次

于自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與鄭皇戎如楚獻捷○胡氏傳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辭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

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不忍言也三日

乙亥葬宋文公傳始厚葬用蜃炭樽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

夏公如晉傳拜汶陽之田○譚案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

去疾帥師伐許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愚謂晉方怒鄭之

公至自晉胡氏傳宣公薨至是三年

秋叔孫

僑如帥師圍棘棘杜氏註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縣今兗州龔丘縣也

孫良夫伐唐咎如唐公羊作將穀梁作牆○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

大雩○晉郤克衛

孫良夫伐唐咎如唐公羊作將穀梁作牆○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

秋其餘民散入唐咎如故討之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

通志堂

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傳晉侯使荀庚來聘

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呂氏曰先晉後衛視強弱云爾非以其至有先後也當是時諸侯之班序先後例如是○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通嗣君也○杜氏註蓋宋共公初即位故

三月壬申

鄭伯堅卒○杞伯來朝

傳歸叔姬故也○杜氏註將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

寅臧孫許卒○公如晉

傳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愚案晉景公勝齊而驕魯欲叛之也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

傳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乃止

冬城鄆

鄆公羊作運後同○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西鄆後漢志屬廩丘今濟南府鄆城縣○杜氏註

鄭伯伐許

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

田○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何氏註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曰來歸杞叔姬嫁不書蓋嫁時杞伯未為君也嫁而得皐於夫家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

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

梁山崩

梁山見詩韓奕篇今同州

韓城縣有禹貢梁山○傳梁山崩晉侯召伯宗伯宗問絳人曰將若之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行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胡氏曰絳人之言於禮文備矣古人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己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惜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魯不書葬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杜氏

註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傳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難。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胡氏傳聞天王之計，不以所聞先後而奔喪，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公名

九世孫成公之十一世祖也。○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曰：皇考，曰：顯考，曰：廟，曰：祫。廟者，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劉氏曰：魯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僭為典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愚謂：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取鄆。○胡氏傳：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相鄭人伊雒之滅而書取為君隱也。復會諸侯，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更侵之。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壬申鄭伯費卒。鄭悼公也。秋仲孫

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傳：晉命也。○胡氏傳：魯遣二卿為主將，無名之意，蓋陋之也。上三年嘗同伐鄭，次年華元來聘，又次年仲孫蔑報華元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臯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臯之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胡氏傳：楚僭王號，聖人借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樂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臯著矣。冬季孫行

父如晉。傳：晉遷于新田，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羊作侵。○傳：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乃遂還於

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胡氏傳：此春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文隱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我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子之能不遷我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通志堂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孔氏曰李巡云鼯鼠一名鼯鼠孫炎曰有螫毒如鼠狼免放牛也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

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

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亂象已著國將無以事天也

吳伐邾吳國杜氏註吳郡也今案吳郡是為平江府邾已姓國秦有邾郡漢屬東海郡故城今在淮陽軍下邳縣北傳吳伐邾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胡氏傳稱

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大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案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

益熾寢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皆春秋之制仲尼之法也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

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邾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來著十五年之所以會鍾離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曹宣公也不郊猶三望見僖三十一年宣三年註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汜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

伯救鄭傳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胡氏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所謂不待貶絕而臯自見也晉合八國

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以美之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同盟義見莊十

六年晉以齊鄭之服故舉同盟之禮也公至自會杜氏註州來淮南下蔡縣是今屬壽州吳入州來傳楚

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即位子重

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憚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孤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

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於是始大通吳於上國愚案吳之始大豈特楚之患哉僭王而病中國亦晉有

以啓之也冬大雩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孫林父出奔晉反戚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傳季文子

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

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

猶喪妃耦而況霸王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泰山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而歸之今又使穿言歸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與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同義○愚案前此取汶陽田出於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又嘗為杞取成矣不曰使來言蓋歸所當得取所當有皆義也制命以義霸王之常事也諸侯之所以宗晉以為盟主亦曰以義制其子奪而已今汶陽之歸徇私而不公比強而陵弱反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著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臯咸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之所矜也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聘共也**夏宋公使公**

孫壽來納幣杜氏註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胡氏傳禮不可略幣過於厚矣魯侯致厚其女而不知越禮踰制非所以重大昏也故經悉書之以為後戒**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原屏放諸齊今年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同括將為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謹案晉侯聽讒殺二大夫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同括為大夫不能閑有家以致生亂又不能防閑莊姬使其譖得行以殺身喪家失以知御人之道故書名**秋七月**

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並作錫書天子則以加賜當從左氏○臨江劉氏曰或言錫命或言賜命錫命者爵也而有加而賜所謂賜命者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相襲衮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過其爵譏僭賞也**冬十月癸卯杞叔**

姬卒陸氏曰外諸侯夫人書卒者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內女也杞叔姬雖出猶書為喪歸杞故也**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

齊人邾人伐邾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變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季孫使宣伯會伐邾○河東薛氏曰吳伐邾而不能救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胡氏曰邾不足以主諸侯矣魯知其不可而從伐亦見其不能自立也

衛人來媵杜氏註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程氏傳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安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賢女當自聞也○公羊莊十九年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夫諸侯一娶九女今衛晉齊三國來媵則是娶十二女故備書之以見踰制○胡氏曰經有因貶以見褒者來媵是也諸國爭媵豈非伯姬不妬忌之行已信於人哉故此書譏三國之踰制而因以著伯

通志堂

一千六十
賢聞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啖氏曰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陸淳曰禮有婦既練而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今開封府長垣縣古蒲邑○傳為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今案此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假同盟之禮以威制而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

孫行父如宋致女何氏曰婦人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敢拜大夫之重勤○孫氏曰致女使卿非禮也○今案納幣致女皆過乎厚伯姬雖賢而禮有常法不可過也觀左氏載穆姜之辭則前後越禮皆穆姜之意與

晉人來媵註見衛人來媵秋七月

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胡氏曰稱人以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而不書者鄭既背夷即華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是利之從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葬

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

鄆杜氏註鄆莒別邑○任公輔曰東鄆也○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執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庚申楚人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胡氏曰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則是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者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信無備矣然兵加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固本安民為政之急也

秦人白

狄伐晉傳諸侯貳故也○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晉既失信復

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
 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
 鄭人圍許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
 城中城中城在東海廩丘縣西南○胡氏曰經世安民
 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
 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今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
 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
 城其為備守益微矣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氏曰其曰弟者子

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術而立剽亦以其弟有寵愛之私
 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

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

郊也○師氏曰卜至於五其瀆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曹伯伐鄭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立公子縠夏四月鄭人殺縠立髡頑公子班奔許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

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諸侯伐鄭鄭子
 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齊人來媵公羊傳三國來媵非

禮也
 丙午晉侯孺卒○秋七月公如晉傳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莩未反冬

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胡氏曰如傳之說假
 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臨江劉氏曰曷為不言葬晉侯不與
 葬晉侯也曷為不與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
 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謂唯天子之事焉可也
 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泰山孫氏曰公留晉凡九月晉侯使郤

欒來聘己丑及郤欒盟欒公羊作州後同○傳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郤欒來聘且涖盟夏季孫行父如晉傳季文子如晉且涖盟也○謹案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季文子之聘也

亦且涖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欒之涖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
 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
 使歸又使郤欒來聘既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強大之勢要

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欒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之例而書之若成公之
 受盟與行父之涖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
 秋叔孫僑如如齊傳宣伯聘于齊

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諱皆魯之恥故也
 以脩前好○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於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與○
 愚案僑如之聘蓋謝戰鞏之師捐歸汶陽之憤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能已

者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

通志堂

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穀梁子曰周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氏曰上謂襄王出居於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也○許氏曰平桓之詩夷于國風是以春秋王公書出也雖然各一見而已後不復書以存周也○愚案盟誓衰世之事劉子奉王命以復周公而盟之於君臣之道兩失之矣周公復背盟而出奔故書出以絕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作沙澤地闕○傳七年鄭軍楚師因鄭公鍾儀獻諸晉晉使歸求成于楚華元因是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戎鄭伯如

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地闕○傳狄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臨江

劉氏曰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禮義之邦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為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霸體也 **三**

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傳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晉侯

使呂相絕秦秦桓公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既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杜氏註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也○程氏傳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愚案諸侯朝王之禮載於儀禮之覲禮詳矣自隱以來未始行也諸侯已絕迹於京師者一百餘年今魯從諸侯伐秦未有不由周者秦之伐鄭過周北門則晉鄭與魯可知也故魯與諸侯因講朝禮於京師而後同劉子成子為伐秦之行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為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京師也而劉子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朝王之專禮而霸主違典禮以遂私意讓諸侯以輕王室之臯具見矣○泰山孫氏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時巡諸侯朝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晉使來乞師公如京師自京師遂伐秦以惡之也 **曹伯廬卒于師** 廬陸德明云左氏本亦作盧○傳曹

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劉氏曰諸侯卒於師曰師卒於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為遂事春曰會正也 **冬葬曹宣公** 傳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以伐秦為重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季佗也○徐邈曰葬稱謚而莒行夷禮君終無謚故例之於

通志堂

楚不書葬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不可衛侯歸晉侯

使卻犢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夫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衛侯見而復之○襄陵許氏曰人臣不惟義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己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辭也自晉奉之故也愚謂此非特臯衛之不

早辨晉之政在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逆公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

大夫亦自此矣

師伐許

傳鄭子罕伐許戊戌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叔申之封○襄陵許氏曰鄭偏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力強弱更相吞噬夷夏一道而人

理盡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再見者卒名也稱婦宣公夫人穆姜

尚存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傳衛侯有疾立敬如之子衎為太子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

呼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從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

秦伯卒

甚善晉大夫

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胡氏傳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公孫嬰齊也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走之齊魯人徐

齊以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

齊以自卒之

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伯負芻也執而歸諸京師○程氏傳負芻弑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臯也歸于京師禮也春秋執諸侯多矣惟是為得禮

與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子晉曰若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

傳楚將北師于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不可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中叔時間之曰子反必不免信

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

庚辰葬宋共公

而葬三月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傳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

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

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

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臯大夫矣

通志堂

通志堂

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元喜孫師帥國人以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蘇氏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必不能討矣山實有辜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愚案春秋襄三十年鄭良霄之奔其奔而歸也逆順與華元不同而書法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以與之又書曰歸則其或出或處之正從可知矣故例外通類而後例中之

宋魚石出奔楚
傳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睢上法可見也

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劉氏曰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蕩氏沐而驕共公已葬欲逐華元元自晉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黜魚石國然後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國嬴姓後為楚邊邑○傳始通吳也○杜氏註吳未嘗通中國今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程氏傳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胡氏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

子同也會吳意在賤夷狄而卑諸侯與之會也太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室之伯父也至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竊僭王號不能居中國之爵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亦俯首南向親吳聖人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葉今汝州葉縣○鄭請遷於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今案葉近楚而楚遷之以自近中國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夷蠻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而木冰也○何休註木者脅木者君臣將困於兵之徵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傳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

侵宋
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鄭子罕伐宋宋將鉅樂懼敗諸洧破退舍於夫渠宋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

乞師
傳晉侯將伐鄭使欒黶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程子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陵鄭地後漢郡國

志潁川鄢陵晉敗楚之地今東京開封府鄢陵縣○傳晉侯將伐鄭乃與師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過申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民生敦扈和同以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奔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

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臯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
 吾不復見子矣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
 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
 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
 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
 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
 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
 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韓厥卻至從鄭伯石首御曰衛
 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石首以鄭伯免唐苟死之子反
 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雞鳴而食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
 明日復戰王聞之召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子不可以待乃宵遁
 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
 之周書曰惟命不予常有德之謂穀梁傳曰事遇晦曰晦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
 公羊傳楚何以不言師王瘝也王瘝者何傷乎矢也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是
 戰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此戰也云爾胡氏傳當是時兩君相抗勝負未決
 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有立軍門之戒也楚雖敗而
 勢益張晉遂怠而君驕國亂此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楚師還王使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臯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蓋圖之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蘇氏曰公子側鄆陵之敗帥也楚以一敗殺之故稱國以殺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

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杜氏註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今案寧陵本朝熙寧間撥屬拱州傳戰之日齊國佐至

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墮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公宮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卻擘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也可以見而不見譏在諸侯也程氏傳晉侯聽譖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不足為恥也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恥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怙強而不見公我何臯故直書以臯諸侯也

公至自會

內有穆姜之難外不見於霸主故危之

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傳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諸侯遷于穎

曹伯歸自京師

傳曹人請于晉曰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先君無乃有臯乎若有臯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于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陸淳曰曹之臯大矣晉侯討而執之以歸京師王不能定其臯失政刑也程氏曰王未嘗

通志堂

絕其位故書歸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公羊作招苕

自京師王命也

丘晉地○傳宣伯使告卻躒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

今其誅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也而

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于晉

○程氏傳真之于苕丘也○杜氏註舍之于苕丘明不以歸○臨江劉氏曰稱人以

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執季孫行

父執之者以歸也歸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而著舍之于苕丘焉此春秋別嫌

明微慎用獄之意也○謹案舍去聲或作捨

非也下書行父盟卻躒則著其釋行父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

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躒盟于扈

傳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

信讒匿而奔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公至自會 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

乙酉刺公子偃 會著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

杜氏註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謹案同刺大夫也公子買言

不卒成言非其臯而加之也偃止言刺言當其臯也此內殺大夫有臯無臯之

也別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公羊作結誤○傳鄭子

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

晉侵鄭至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于高氏

邾人伐鄭

傳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儒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公

未能服鄭故假天子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傳同盟于柯陵尋戚之

戚周使二卿會之

首止諸侯還○陸淳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子單子與盟○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

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

禮也○謹案晉厲公憤鄭之不服而假同盟之禮以約束諸侯然

會

不以伐致而以會致蓋公之得臯於晉未久而晉侯自是益驕則公

高無咎出奔莒

傳齊慶克通于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

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

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

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虛叛○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

旋帷牆奔其世臣以長禍亂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悲

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

客者為將不納君也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

王者春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報功春曰圓立秋曰明堂后稷圓丘之配

文王明堂之配魯之郊配后稷而曰文王焉蓋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

通志堂

不行也春秋上牛于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則二月可以郊矣然則魯之郊用夏時之二月不敢並天子之時又殺之也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以為祈穀則已晚以晉侯使荀息來為報功則太早又魯之不當行者故特書用以譏之

乞師 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臯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冬公會單子**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十有一月公至**

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脰公羊作軫穀梁作蜃狸脰地闕○蘇氏曰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案下十有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劉氏曰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

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犢卻至 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卻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五與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

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蒍譖諸公公怨卻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黽助之殺駒伯苦成叔温季逃矯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偃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謹案卻氏雖多怨而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名其有臯無臯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樂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臯之也或曰晉至此時六卿之執已成矣厲公之討將以強公室也縱而不治則臣強君弱將若之何不知事有機括政有要領正君道以御其臣初不在於多殺也我太祖皇帝舉五代總兵專國之強臣使之辭兵柄解重權於一夕指麾之間蓋得其機據其要而彼之心說誠服自不容已也何乃以多殺立威而求安乎春秋臯厲公之殺三卿而卒以自及其後世御臣之法 **楚人滅舒庸** 舒庸任公輔曰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至矣 圍釐虺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樂書中行偃殺之死皆胥童道厲公為之故以累上之辭書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愚聞之師曰稱國以弑者眾弑其君之辭也孰弑之晉之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大臣樂書中行偃也曷為不言二臣弑之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昵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為心尚可以行易位之權而遽弑之夫二人嘗以君事之矣故稱國以弑分其惡於眾也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

齊殺其大夫國佐

傳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

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今年正月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愚謂無咎奔於去年之秋而鮑牽刑齊靈公可以省母言之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而慶克等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公數等矣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卒歸於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惟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

公如晉○夏楚子

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宋邑今徐州彭城縣○傳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取朝鄭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丘同伐彭城納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宋人患之西鉏吾曰楚今將崇諸侯之女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遲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非吾憂也晉必恤之○胡氏傳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樂盈魚石是也○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蓋楚莊誅陳之臯人疑若無臯故書納以正其臯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特書復入然不言叛者復入而將以亂國非直

叛君而已故魚石樂盈之臯重於趙鞅宋辰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公至自晉晉范宣

子來聘且拜朝也君

秋杞伯來朝

傳杞桓公來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八月邾子來朝

傳邾宣公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杜氏註築牆為鹿苑○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

共也虞之非正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謹案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囿於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圍蛇淵圍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之所謹也

已丑公薨于路寢

正也

冬楚人侵宋

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

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晉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羊作彭○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

今季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猶循厲之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

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

杞

虛杞地闕○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

君成公 傳書順也。杜氏註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春秋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卷第八

張洽集註

襄公 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於是襄公始生四歲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

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案楚已取彭城封魚石今彭城非復宋地尚繫之宋傳曰諸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臨江劉氏曰楚為不道獎亂助惡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石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蒯瞶于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圍父也。此仲孫蔑會晉宋諸國大夫圍彭城則繫之宋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此春秋微意之見於筆削者也。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置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 夏

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

次于郟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韓厥公羊作韓屈下同郟公羊作合。郟鄭地杜氏

註在陳留襄邑縣東南。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郟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楚子辛救鄭侵宋鄭子然侵宋取大丘。胡氏曰楚人釋君助臣事已悖矣晉於是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郟。

援之放義而行者也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鄭本為楚以其君故集矢於目是以不貳于楚弃華從夷不能裁之以義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故削而不書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

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泰山孫氏曰天王崩邾子晉衛之來朝聘皆不臣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葬速也鄭師伐宋楚令也杜氏註以彭城故夏

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公夫人齊姜也○傳齊姜薨初穆姜擇美檀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非禮也婦養姑者也虧

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六月庚辰鄭伯論卒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

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三子○胡氏論鄭從楚見上公子壬夫侵宋註晉師宋師衛

甯殖侵鄭傳晉師侵鄭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諸大夫欲從禮也愚謹案士句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臯不待貶而見矣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傳會于戚謀鄭故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鄆之會

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

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己丑葬我小君齊姜杜氏註齊謚也三月而葬速叔孫豹

如宋叔孫豹僑如之弟○傳通嗣君也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

牢虎牢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為制邑秦漢為成臯東有汜水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陸淳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也○愚謹案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人背華即夷黨楚以為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楚殺其

大夫公子申傳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劉氏傳嬰齊子夫畏其偪而殺之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吳人伐楚取駕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許氏曰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共王之所

振也公如晉傳始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

通志堂

自晉 長檮近晉之地。蘇氏曰晉侯修禮於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愚謂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長者春秋諸賢之同。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杜氏註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案地譜一名雞丘今洛州永平縣。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齊曰寡君以歲之不易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郕外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今按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諸侯會而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儕王官於諸侯俾下同於歃血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楚子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泰山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已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彊諸侯始失政也至梁梁之盟曰大夫盟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胡氏曰陳之叛中國而從楚不堪其侵欲然後求盟於晉悼公立已四年復脩霸業其從之也不已晚乎悼

公至自會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

夏叔孫豹如 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如公羊作弋下同杜氏註成公姜襄公母妣氏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襄陵

晉 傳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襄陵

冬公如晉 傳公如晉聽政

許氏曰 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志復古也

冬公如晉 傳公如晉聽政

無失官命 鄭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臯寡君是

公盍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 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胄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逖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及袁僑盟晉辛晉也

公至自會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

夏叔孫豹如 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如公羊作弋下同杜氏註成公姜襄公母妣氏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襄陵

冬公如晉 傳公如晉聽政

以願借助焉傳楚人使頓間陳而陳人圍頓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傳鄭子國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來聘通嗣

君也案子國即子產之父鄭僖公初即位叔孫豹傳穆叔觀鄭太子

曰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劉氏傳此鄭世子巫也曷為與

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

鄆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

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仲孫蔑衛

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道公穀作稻善道吳地穀梁曰吳謂善伊謂稻

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

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

善道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案成九年為蒲之會

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

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

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則凡序吳者來會我

也殊吳者往會之也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

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

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魯秋大雩傳旱也楚殺其大夫公

變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子壬夫傳楚子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

人以逞不亦難乎杜氏註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鄆公會晉侯宋

陵殺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故君子以為不可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

光吳人鄆人于戚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成陳也穆叔以屬鄆

-5 175 50 895" data-label="Text">

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

傳鄭子國

來聘通嗣

傳穆叔觀鄭太子

于晉以成屬鄆書

傳鄭子國

來聘通嗣

傳穆叔觀鄭太子

于晉以成屬鄆書

傳鄭子國

來聘通嗣

傳穆叔觀鄭太子

于晉以成屬鄆書

傳鄭子國

來聘通嗣

傳穆叔觀鄭太子

于晉以成屬鄆書

傳鄭子國

來聘通嗣

傳穆叔觀鄭太子

于晉以成屬鄆書

傳鄭子國

來聘通嗣

傳穆叔觀鄭太子

通志堂

之妾無食粟之馬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傳杞桓公卒

夏宋華弱來

奔

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臯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臯孰大焉亦逐子蕩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莒人滅鄆

傳鄆恃賂也杜氏註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案呂氏以為鄆莒小國而自相滅亡蓋是時禮義衰絕滅國之大惡以為常事皆目見之熟而莫之顧也愚謂晉女叔齊對平公治杞田之問以為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然則晉蓋吞滅之首也固無以正諸侯之相滅豈特目見之常事哉宜

晉悼雖賢終無以

冬叔孫豹如邾

傳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季孫宿如晉

父之子。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愚案晉人不討莒而討魯可謂偏矣宜其無以正小國之臯也。○襄陵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傳萊恃謀也初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與子賂夙

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五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今年三月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公羊傳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郊子來朝

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

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今沂州費縣季氏之邑。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亦始朝公也。遂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

故季氏城費。○胡氏傳行父相三君而無私積固忠於公室而不顧所食之邑也。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隨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

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冬蝻。冬十

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

言而尋孫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

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鄆穀梁或作臨鄭地。○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杜氏註謀救陳陳侯逃歸故不書救。○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欲與楚鄭伯曰不可於是弑之曷為不言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未見諸

通志堂

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傳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卒之名也卒之名則曷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襄陵許氏曰辭繁而不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侯也謹案左氏傳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瘡疾赴於諸侯考三傳之說則鄭僖公之為弒也明矣弒而書卒若如左氏所言而從其偽赴以隱之是春秋之作乃為亂臣賊子之地而非章善癉惡之書也獨公羊以為為中國諱而穀梁以為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者其諸聖人之意蓋出於此乎天下之大分中國夷狄君子小人是也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不幸而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死聖人為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垂世立教廣為善之門也。陳侯逃歸。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胡氏傳諸侯戍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申傲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鄉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辱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燮穀梁作濕。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謹案僖公方葬楚方睨鄭人之不服而欲討之今乃不能遠圖先侵蔡以挑楚故書人以貶之。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

衛人邾人于邢丘邢丘任公輔曰故邢國河內平臯縣也邢自邢丘遷襄國又遷夷儀。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泰山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弃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胡氏傳大夫稱人貶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湟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貶諸大夫以謹之也。謹案會而使大夫聽命自齊桓北杏始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霸者苟且之政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謹案莒人滅鄆而魯不敢爭霸主

秋九月大雩傳旱也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疆鄆田之師也。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

待疆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驂也受其咎乃及楚平○胡氏傳鄭介大國之間若能任仁賢明政刑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隣必能保國楚雖大何畏焉乃加兵于蔡以怒楚所謂不修德而有武功也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是以獲公子變特書侵蔡以卑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辰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

災公羊作火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

傳報宣子之聘

五月

辛酉夫人姜氏薨

宣公夫人成公母穆姜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

戲鄭地○傳諸侯伐鄭甲戌師于汜令曰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晉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

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門次于陰口而還○胡氏傳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陳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

楚子伐鄭 傳楚子伐鄭子駢子展曰吾得善勝之道矣 盟固云惟強是從乃及楚平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楚地後漢彭城國傳陽縣有柤水○杜氏註

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穀梁作傳○偃陽杜氏註彭城傳陽縣今徐

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杙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天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眾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夫何以昭格荒服甚之故曰而志之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范氏說 通志堂

有善事則并焉猶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并也無善事則異之謂如今年會吳甲午遂滅偃陽若會與遂異也 **楚公子貞鄭公**

孫輒帥師伐宋 傳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 于訾母圍宋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 傳九年秦

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今年晉荀營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

東鄙 傳莒人間諸侯之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傳諸侯伐鄭齊

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 **冬盜殺**

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彊弱事勢為先後也 **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駢公羊穀梁作斐○傳初子駢與尉止有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駢當國子國為

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

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駢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程氏傳

不稱大夫失卿職也愚謂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駢之臯也鄭成公卒之

初諸大夫欲從晉矣公子駢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鄆之役僖公如會以從中國

而駢弑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駢請從楚以任其咎故公子

駢者從夷之人弑君之賊也而公子發公孫輒惟駢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

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此所以不稱

殺其大 **戍鄭虎牢** 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

也戍而繫鄭者臯諸侯也愚謂臯諸侯者青霸主之寡謀前年戍陳不能制楚

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恃力逼小豈霸主服人之道

乎故反繫之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

鄭以臯之 **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壓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

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驕曰諸侯既有成行必

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

潁與楚人盟樂壓欲伐鄭師荀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臯

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

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胡氏曰以救許楚所以深臯

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

逼會荆楚之不若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氏註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

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

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有一之人以其役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役邑入季氏則使公家倍征之役今之丁也邑賦稅也設利害以驅民使入己耳民畏倍征則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孟氏於子弟之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氏使子弟盡為己臣唯以父兄歸公耳故昭五年傳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言不臣父兄取二分而二分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止取其半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為臣季氏強直欲盡無公室也○胡氏傳詩頌復古言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臣下無私民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眾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以示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郊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避

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我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我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鄭子展侵宋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

于亳城北亳公羊穀梁作京○亳任氏云即鄭地偃師也故湯都○傳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

同盟于亳城北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蒞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胡氏曰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其載書雖有隊命亡氏踣其國家之言渝之而不顧噫慢鬼神至此而盟猶足恃乎

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

楚子鄭伯伐宋

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公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奚如楚

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所告于諸侯○蘇氏曰鄭與會也自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榮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

年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程子傳鄭不可信而悼公推誠以待之不
 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肯晉者二十四年○臨江劉氏曰悼公之服鄭
 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
 亦非一日之積過於楚之強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
 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
 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論不盟而一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
 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為善不以盟誓為信示以救災患
 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為天下豈可以詐力哉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
 之辭也○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霄穀梁
 陸淳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
 已執也○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冬秦人伐晉
 傳秦庶
 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
 秦師而弗設備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

師救台遂入鄆台穀梁作郚杜氏註琅邪費縣有台亭○公羊傳大夫

聘傳晉士魴來秋九月吳子乘卒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泰

聘傳且拜師聘且拜師

大惡重
 貶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傳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公

如晉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邾公羊作詩○杜氏註邾

亭○傳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傳於是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

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于向薑公羊作嚙○傳吳侵楚養由基奔命于庚以師繼之

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

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

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下公羊有衍字○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

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祭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隕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臯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臯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臯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臯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臯也告亡而已無告無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杜氏註諸侯之策書孫甯逐君春秋以衛侯

自取奔亡之禍故諸失國者皆不書逐之賊也○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定常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君而存大義也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

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位是以知其謀定剽也○愚案前書衛侯之奔比列孫林父於會足見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卑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卑其君情可見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

于劉

劉魯地○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齊

杜氏註劉采邑夏名劉夏天子之士也○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常山劉氏曰昏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

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與而風化何以成乎○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太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

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遠行親迎之禮則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詞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夏齊侯伐我北鄙圍

成公救成至遇

傳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郭見

圍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常山劉氏曰由不能

救成故成郭見壞而城也愚謂待事之無及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悼公卒政逮大夫之徵也

邾人伐我南鄙

傳邾人伐

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傳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澠梁戊寅大夫盟

澠水名杜氏註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術也二君

稱衛侯猶鄭突及忽皆稱鄭伯也○傳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藥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丞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澠梁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地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諸侯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澠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胡氏傳上二年春會于向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夏會伐秦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捨常情忽於未兆而弗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公且曰通齊楚之使○臨江劉氏曰前此者邾莒交伐魯晉將討焉未及而悼公卒平公即位會于澠梁於是執邾莒之君此執有臯何以不得為伯討古之君子正己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固所以非伯討也何氏註諸侯有臯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錄以歸惡其專也○愚案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之初已自諸侯出矣然莊十三年之前皆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齊桓既立晉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

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

人伐許傳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矯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

偃六月次于棫林伐許次于函氏○襄陵許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過君也○愚謂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秋齊

侯伐我北鄙圍成傳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

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臯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

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傳公羊穀梁並作暱宣公也○泰山孫氏

曰前年晉人執邾子以歸此書邾子輕卒者晉人尋赦之也宋人伐陳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叩夏衛石買

帥師伐曹傳衛孫蒯田于曹遂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寤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

伐曹曹人愬于晉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圍防桃公羊作洮公穀高厚上並有齊字○桃杜氏註弁縣東南有桃虛○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

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鄆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泰山孫氏曰三年之中君臣知兵于魯者四齊之不道可知也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

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辜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華臣出

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傳為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劉氏傳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

朝者所以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傳晉人執

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劉氏傳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蒯者孫林父之子

通志堂

也○愚謹案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秋齊師

伐我北鄙穀梁作齊侯○襄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從

其國幾亡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冬

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

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

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

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

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

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句以

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

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秋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

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諫太子抽劍斷

鞅乃止甲辰東侵濰南及沂○孫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言同者諸侯同心

疾齊也○程氏傳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襄陵許氏曰環

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舉於天下也

于師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於堯舜之世春楚公子午帥師伐

鄭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

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

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

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

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蟠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

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

遂涉潁次于旃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

77 10 10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羊作阿杜氏註祝

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傳諸侯還自沂

上盟于督揚曰大母侵小○案諸侯不序同圍之諸侯也

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漣水歸之于我○愚

謂政自大夫出故前年執邾子以歸以伐魯故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無

忌如此霸威之不足以令諸侯可以自反矣○臨江劉氏曰此其為非伯討柰何

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然則曷為不言以歸釋之也曷為釋之

公至自伐齊胡氏傳

同圍齊

通志堂

春秋左傳卷八

十一

貞生

謂矣取邾田自漵水

杜氏註取邾田以漵水為界也漵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傳見上文

註○案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恃霸威以強取明矣魯肆強奪邾失漵水田而庶其畀我相繼來奔邾自是始衰亂矣季

孫宿如晉

傳如晉拜師

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謹案欒魴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強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故特書林父主兵以臯之秋

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羊作環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

齊侯卒乃還

傳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杜氏註詳錄所至及還者明其得禮○愚謂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三軍之進退將實司之摠殺伐之柄以臨有喪君子所不忍尚何憚惟請命以自累其作止乎八月丙辰

仲孫蔑卒

曾子言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政臣者使半為臣之類故傳記多稱獻子之賢有足法也齊殺其大

夫高厚

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為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子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八月崔杼殺

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謹案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生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以累上之詞言之可謂著明矣

鄭殺其大

夫公子嘉嘉公羊作喜○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臯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胡氏傳嘉則有臯矣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弃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臯之意

冬葬齊靈公○城西郭

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杜氏註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肝敢不承命城武城

杜氏註泰山南武城縣○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傳春及莒平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盟于澶淵

杜氏註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汗衛地案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傳盟于澶淵齊成故

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云

秋公至

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與

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襄陵許氏曰祝

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

變穀

梁作

蔡公子履出奔楚

傳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

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胡氏傳公子燮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辜矣故

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履其母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辜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羊穀梁作光○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辜也公子黃將

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襄陵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

何恃而不亡

叔老如齊

傳齊子初聘于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

漆間丘來奔

杜氏註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間亭任公輔曰兗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

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間丘亭○傳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

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洗濯

其心壹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

其所也又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陸淳曰以地來即叛也不言叛爲內諱也諱受叛臣也○劉氏傳漆一邑也間丘一邑也曷爲不言

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私邑者所受於君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胡氏傳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謹之也昔慶以大夫即

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

其地之辜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

傳欒黶娶於范

宣子生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

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

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

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

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

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劉氏意林不以范句逐之爲文而以盈之自出爲說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句不得逐矣句之辜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道莫難於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

國國之治在家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得而治也詩之首二南書之首堯舜皆原於此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道之始閨門之內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悔不亦宜乎

日有食之

襄陵許氏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此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曹伯來朝曹武公來朝即位而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

商任

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臯也徒以權臣私相忌惡何有於國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羊穀梁邾子下有滕子○傳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而告人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胡氏傳古者大夫

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係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何其已甚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

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臯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君君焉用之世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疾事讎吾不忍也遂縊而死○劉氏傳追舒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楚子與人之子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天下故稱國以殺臯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

杞伯勾卒

傳杞孝公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公羊作鼻○杜氏註畀我庶其之黨○泰山孫氏曰書畀我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

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

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穀梁傳稱國以殺辜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呂氏曰慶虎慶寅之辜不等故言及也○胡氏傳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譜翹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

于曲沃

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劉氏傳曲沃欒氏之邑也然則曷為不言叛非叛者也劫眾以敵君直亂而已矣○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折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蘇氏曰欒盈自齊入于曲沃不言自齊何也齊之納欒盈非以兵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之耳○胡氏傳復入者甚逆之詞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

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嘆或泣而樂為之死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是以此極春秋備書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傳齊侯伐衛自

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成郟郟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襄陵許氏曰齊間欒氏之難故能得志於晉而莊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

次于雍榆

榆公羊穀梁作渝杜氏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常山劉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斯義事也

豹反怠弃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克救豹臯明矣○蘇氏曰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案兵待時卒能救郟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雍榆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也

己卯仲孫速卒

杜氏註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申豐申豐趨退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

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趨退訪於臧紇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

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

之孟氏之御駒豐點好羯也曰從吾言必為孟孫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邦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邦杜氏註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臯之

樂盈 傳晉人克樂盈于曲沃盡殺樂氏之族黨○公羊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泰山孫氏曰不言其大夫者樂盈出奔楚當絕也稱人以殺從

齊侯襲莒 杜氏註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傳齊侯還自晉不入討賊詞 莒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高郵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侵伐之中而臯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傳孟孝伯侵齊 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 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彊如齊聘且乞師崔杼帥師送 **大水**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之遂伐莒侵介根 則知水之所被廣矣非特魯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伐鄭滅舒鳩魯侯朝之卒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見僖元年註○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

侯陳侯許男伐鄭 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襄陵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則其救不足錄矣 **公至自會○陳鍼宜咎**

出奔楚 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襄陵許氏曰鍼宜咎之亦傷 **叔孫豹如京師** 傳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 **大饑**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 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

齊侯襲莒 杜氏註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傳齊侯還自晉不入討賊詞 莒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高郵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侵伐之中而臯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傳孟孝伯侵齊 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既 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于楚矣 **齊崔杼帥師伐莒** 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彊如齊聘且乞師崔杼帥師送 **大水** 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之遂伐莒侵介根 則知水之所被廣矣非特魯之災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絕夷狄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伐鄭滅舒鳩魯侯朝之卒

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胡氏傳古者救荒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徒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傳崔杼伐我北鄙報孝伯之師也公

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

齊崔杼弑其君光

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妻而美之使偃取之莊公通焉驟如

崔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陪臣干攝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婁堙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臯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

入枕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丁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胡氏傳莊公見弑賈舉州綽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襄陵許氏曰齊莊勢陵大邦眾暴小國而又躬公會亂巨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忍以與敵市此足以為世鑒矣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夷儀

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帥旅及處守者皆有賂

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泰山孫氏曰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是也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以正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哉宜乎大夫日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胡氏傳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問齊人以莊公之故執崔杼而戮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臯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

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傳初陳侯會楚

子伐鄭當陳隊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重丘在曹州乘氏縣有故城傳同盟于重丘

齊成故也○胡氏傳崔杼既弑其君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或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皆假王制以約束諸侯何獨此盟臯之深如胡氏之言乎愚案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弑君之齊於盟也天下之惡孰大於是即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臯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杜氏

註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衍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杼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胡氏傳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何也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家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臯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二十

人為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黎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臯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楚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羊作囁○

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受之十月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

門于巢卒

過公羊穀梁並作謁○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

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穀梁傳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臯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臯非吳子之自輕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傳二十

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臯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不然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喜許諾殖卒二十五年冬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似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似曰雖然以吾故

通志堂

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臯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喜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突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或問甯喜弑衛侯剽既有其父之命矣經於術之出不以名書是其位未嘗絕也曷為書喜之臯不從末減乎愚以為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者也殖既從林父之逐術共立剽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履不可一日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故太叔儀責其視置君不如奕棋而知其身之不免以及其宗也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諫躬犯大惡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故春秋者聖人所以定天下之大分而示萬世臣子之法不可不審思而明辨之也○襄陵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劉氏曰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自此論之其任重其責厚小從臯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聞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弑因已而立後雖悔之不可及已里克趙盾甯殖之貶不亦宜乎夫三子之臯方諸商人陳乞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也以謂君臣之間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為人

臣者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臯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

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杜氏註

甲午衛侯術復歸于衛

術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
傳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胡氏傳衛侯出奔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愚案春秋名術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意然甯喜以納君而見殺則方之成公術為甚矣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杜氏註澶淵衛

地又近戚田○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復愬于晉晉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取衛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胡氏曰趙武貶稱人助孫氏也鄭良霄獨不貶者案左氏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則知其不助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共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寺人

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

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辜也乃亭伊戾
 ○泰山孫氏曰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胡氏傳賊世子座者寺人之譖也而獨
 臯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
 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眾矣尸此者其誰乎直
 稱君者春秋晉人執衛甯喜傳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正其本之意公羊傳此執有臯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
 其臯執之也○劉氏傳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甯喜如
 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也云爾非伯討也

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傳許靈公如楚請伐

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
 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
 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
 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

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夏叔孫豹會晉趙

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

曹人于宋魯公羊作瑗○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

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
 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
 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如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
 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
 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
 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釋
 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
 生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泰山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
 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宋之
 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
 會澶淵昭元年會號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
 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鱣出奔晉鱣穀梁作專○傳衛甯喜專公

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
 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
 曰臣也無臯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
 會宋之盟受命而出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
 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
 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
 坐終身不仕○高郵孫氏曰喜弑剽而立術術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
 之喜雖有臯而衛侯殺之不以其臯矣昔里克弑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

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寧喜之見殺皆不以其辜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也。穀梁傳專其曰第何也專有是信者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劉氏意林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鱗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鱗以全身不離於惡名為智以毋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絮為忠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廉可謂重已乎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

不可乎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毋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劉氏傳豹何以名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地于宋以宋為主也。胡氏曰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眾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聖人至此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呂氏曰晉楚之從交相見夷夏之分自此不復辨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

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

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傳旱也。

孫羯如晉

傳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傳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

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疆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慶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女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治事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富於其舊。

公如楚

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泰山孫氏曰公朝楚者桓文既死夷狄日熾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夷也。

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也。胡氏曰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朝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呂氏曰此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蓋預專據左氏說經以二十七年十二月辰在申司歷再失閏二十八年春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冰為災而書孔穎達又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之法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傳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禘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

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卣使公治問壘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卣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胡氏傳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家與身而不恤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劉氏意林曰有公則無所復存存公則疑於失國在易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嫌於無陽而後稱陽猶嫌於無君而後稱公安可弗察邪

夏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傳公在楚閏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庚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義也

午衛侯術卒○閏弒吳子餘祭

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閏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閏以

刀弒之○公羊傳閏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閏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閏門者也不稱名姓閏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閏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取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閏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

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儀公羊作齊左氏無邾人○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與伯石往于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胡氏傳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刺也晉主夏盟今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之業獎王室而夏肆是屏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而作詩此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絕而可見矣○襄陵許氏曰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焉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攜乎

晉侯

使士鞅來聘

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傳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

札來聘

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

公羊傳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季

子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常山劉氏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而去過緣先君之志約以次必致國於札夷昧之卒札宜受命以安社稷而徇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於是代立過之子光乃弑僚而代之是以吳之亂札實為之也故春秋因札來聘去其公子以示貶焉○愚謹案春秋之書季札無以異於秦術楚椒然則聖人不貴讓乎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於義之所當受分之所當處而不得辭雖聖人不敢徇小節而以退讓為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遜之受之則父兄之意慊而國家安榮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況身為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愬者微子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于永世矣季子為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而徒以潔身而去為高觀宗國之危亂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者其復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始末之信也劉質

秋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

夫之傳得聖人之旨矣

燕 杜氏註高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薊縣愚案南燕見桓十二年註北燕召公奭之後姬姓之國至此始見於經○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臯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為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 傳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罷公羊作頗下同○傳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愚案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行霸王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誰責哉

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

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上公羊穀梁無宋字○傳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劉氏意林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己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何以過乎詩曰彼己之子舍命不渝○襄陵許氏曰王化始於正

天王殺其弟佞

家春秋撥亂謹禮以宋共姬為婦道之表故詳錄焉

夫王子瑕奔晉

倭夫公羊作年夫。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戚而願大視蹀而足高心在他矣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倭夫倭夫弗知僭括圍蕪遂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倭夫括瑕廖奔晉書曰殺其弟倭夫臯在王也。穀梁傳甚之也。愚案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倭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于朝之亂也。

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穀梁無下宋字。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其稱謚何賢也。

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

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三十年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子產綏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劉氏傳曷為不言復入位未絕也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討賊之辭也。愚

謂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臯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臯而萃良霄何也曰嗜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臯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所以反身自修之道則奔亡之禍遠矣此春秋之大義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非深於春秋者其孰能知之。

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

宋災故

澶淵衛地。胡氏傳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况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漏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疏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

會者則以哀死而致遂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世子弑君是夷狄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漏刺天下之諸侯也。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譏何譏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弑其君而不謀

宋災而謀之微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又意林曰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慮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一子弑父二如是則夷狄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胡氏傳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無君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居矣昔者伯禹過門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以待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苟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蔡之亂猶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雞犬之亡失也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苟察之而不謀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愚謹案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為會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公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閔中國之胥為夷狄以見深傷之意者為可知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傳公作楚宮六月辛巳薨于楚宮○杜氏註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政德而反

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况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

卒 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鉤擇賢

義鉤則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姊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泰山孫氏曰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胡氏傳般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辨乎曰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般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已亥仲孫羯卒 傳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傳滕成公來會葬癸酉葬襄公○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傳莒犁比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陸氏辯疑曰據傳則展輿弑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誤以之為以字

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

春秋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卷第九

張洽集註

昭公

名稠襄公之子齊歸所生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胡氏傳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叔孫豹

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

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羊弱作酌齊惡作石惡罕虎作軒虎後

及罕達同虢公羊作灑穀梁作郭○傳會於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劉氏傳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也諸侯之尊則弟兄曷為不得以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昆弟其在朝廷爵以德齒以官體異姓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尊尊也○謹案會虢尋宋之盟而春秋不書者當是時公子圍恐晉之狎主盟約於是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不復載春秋正夷夏之分以宋之盟楚欲爭先而晉不與較今虢之役又以請讀舊書加牲上則是以夷狄而爭勝也夷夏之分不可亂也故二役皆先趙武焉

月取鄆

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

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蹻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辜叔出季處有自來

通志堂

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乃請諸楚曰魯雖有臯其執事不辟難于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程子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辟其辭○胡氏曰不曰伐莒取鄆為內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

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于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臯秦伯也○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任諸晉也曷為任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胡氏傳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臯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而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終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翁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

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公羊穀梁作大原杜氏註大鹵大原晉陽縣公

羊疏云案古文及夷狄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及師讀皆謂之大原說文西方謂之鹵易曰兌為剛鹵西方之澤也春秋大原為大鹵亦西方也○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阮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胡氏傳詩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

戰法亡崇尚步卒以詐變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

輿出奔吳

公羊穀梁無輿字陸德明註左傳云一本無輿字○傳莒展與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

吳○程氏傳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之臯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稟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為為公子可立也展與為弒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臯諸侯也號之會雖國亂未與然諸侯與其立矣故叔弓帥師疆鄆田傳因莒亂也杜氏註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與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葬邾悼公○冬十

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卷○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

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邾謂之邾教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胡氏傳公子圍弒邾教而以疾赴諸侯曷為因而不革乎曰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向戌鄭子產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弒君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盟會而無惡矣聖人至此閔中國之衰微而不振懼人欲之橫流而莫遏是故察微顯權輕重因諸侯之策書而不正其篡弒之臯所以扶中國存天理也○謹案隱公弒而書薨為魯諱也楚麇弒而書卒為中國諱也鄭僖齊悼弒而書卒為賢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

聖人微顯志晦之法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公子圍弑楚子右尹于干出奔晉宮殿尹子哲出奔鄭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夏叔弓如晉

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

大夫公孫黑

傳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于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唯所欲

與適于南氏子哲怒既而橐甲以見于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哲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臯臯在楚也乃執于南放之於吳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于產弗討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臯一也昆弟爭室而臯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臯三也有死臯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毋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臯累上也黑有臯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臯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柰何公孫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爲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爲卿又將爲亂疾作而卧

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爾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

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蓋進退皆非禮義也

季孫宿如晉

穀梁傳公如晉而不

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宿如晉而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胡氏傳書公

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公羊原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傳叔弓如滕葬成公○襄陵許氏曰以吾之大夫往報成公之會襄葬也春秋卒葬諸侯有小大之體有褒貶

之義有盛衰之變有施報之情無非教也

秋小邾子來朝

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

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傳旱

冬大雨雹

正蒙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

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臯之也○胡氏傳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

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兵諫無異而獨臯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弑於匠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衛獻公殺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故人主不尊倍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公穀雹作雪范氏注云或作雹○胡氏傳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

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爾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蓄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幽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

會于申

胡杜氏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孔安國曰淮浦之夷也後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申姜姓之國杜氏曰在南陽宛縣○傳正月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

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安用之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程氏傳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為霸者之事○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麋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郟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于申亥氏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於天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所當斥而不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愚謹案春秋不書楚子虔之弑君者為會于申而中國諸侯皆宗之故用魯君見弑之法而楚子麋書卒為中國諱也然淮夷不殊會以見其類之同則在會諸侯之胥

變於夷亦不可掩矣志而晦微而顯婉而成章其斯之謂歟

楚人執徐子

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

繆天

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執齊慶封殺之

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

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

討也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辜辜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

其斯之謂與○愚案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辜而當誅者書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辜而不服者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行人于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弒其君之辜楚子殺之宜

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己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

遂滅賴

賴公羊穀梁作厲○賴國今蔡州襄信縣有賴亭○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

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難堪之不

堪王命乃禍亂也○襄陵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

九月取鄆

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孫氏曰案襄六年莒

人滅鄆此言取鄆者蓋莒滅鄆以為附庸今魯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初穆子去叔

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

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叔孫田於丘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

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

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

諸臧氏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于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

書使杜洩告於叔孫之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正義曰初

作三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大率半屬公半入已孟氏則於子弟

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各

貢於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崔自有一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則唯舍中軍之眾屬上下二軍季

通志堂

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為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
傳言擇二以見之○胡氏傳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
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
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書曰舍中軍微辭以著其卑○愚謂季
孫自承行父為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為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
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叔孫豹死纔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
私家利昭公之猶有童心而叔孫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殆著堅冰之已成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傳

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為莫敖○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卑累
上也屈申之累上柰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則屈
申之卑何屈申之為人臣也君弒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公如晉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

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
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
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
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防茲杜氏註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

亭始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傳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范氏曰竊地之卑重故不
得不錄其人○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于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
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

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
而國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
人雖賤必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襄陵許氏曰卿會楚秋七
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夷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
月公至自晉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
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
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
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

羊作瀆穀梁作賁○蚡泉杜氏曰魯地地譜魯東境之地○傳莒人來討不設
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愚案晉人方欲止公而叔弓受牟夷敗莒
人大夫之專不顧霸討君辱
秦伯卒傳秦后子復歸于
秦景公卒故也
冬楚子蔡

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始見經如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

於越其先也杜氏註越國會稽山陰縣○傳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
方之役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遂射以繁揚
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遂啓彊帥師從之
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
之楚師濟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
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以蹇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啓彊待命于零婁○胡氏傳越始
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

方執齊慶封殺之討臯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
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辭為
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
不可為文辭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傳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杜氏註魯怨杞因晉取其田不廢喪

紀故禮之

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

傳拜莒田也

葬杞文公○宋

華合比出奔衛

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

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為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惡可一日而不開明哉○胡氏傳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座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也

楚遠罷帥師伐吳

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

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廩尹棄疾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遠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遠罷伐吳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吳乃移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寢強

冬叔弓

如楚

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愚案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素婚吳而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而其惡益遠昭公非能以中國

自尊而遠夷狄者今始通好于楚蓋不待遠啓疆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齊侯伐北燕

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

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統燕人行成曰敝邑知臯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臯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璽玉櫝聾耳不克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穀梁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案禮記曰戎容暨暨註云果毅貌詳此

即知魯與齊平書暨之意猶暨暨者若魯以果毅之氣迫而得其平也○襄陵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齊平○劉氏意林曰齊大魯小魯為齊弱久矣然而能暨齊以平者介於楚也夫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此最得失之機也崇夷狄侮中國昭公之棄其國死於外諸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

三月公如楚

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

落之大宰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遠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嬰齊受命于蜀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

叔孫婁如齊涖盟

婁公羊作舍後

同泄公羊穀梁作菑。穀梁傳菑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菑。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

侯溺卒。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

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泰山孫氏曰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固有臯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濟之權以軋太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受其禍惟其暱愛法不勝私也悲夫。叔弓如晉。傳晉侯築虎祁之宮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于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襄陵許氏曰財費廣侈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敝締構雕琢輪奐之功德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可弔者也。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海內則安於亂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志叔弓如晉是已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圖唯宮室之崇以爲安榮平公其可謂志卑矣。楚人執

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傳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

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出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臯不在行人也。○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本何楚人惡公子招而殺于徵師非其臯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爲君矣不曰陳留而曰公子留何也留立於招耳未成爲君也。

秋蒐于紅。紅杜氏註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劉氏傳蒐春事也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爲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陳人

公民食焉爾又意林曰紅之蒐吾見其反天時矣易地理矣恃人倫矣。

殺其大夫公子過。傳陳公子招歸臯於公子過而殺之。大雩。○冬十月壬午

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傳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

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穀梁傳惡楚子也。○杜氏註招復稱公子兄已卒。○泰山孫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奐無臯之人也楚子殺之吁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爲淫刑也如此。○今案杜氏註云奐招之黨他無所見蓋杜氏意料之辭爾然自宋之盟見於經執陳國

之政久矣視君之亂從君於昏而無所正救蓋不能為有無者也雖有臯必不加於招矣錄楚之放招而殺免以見楚子滅人之國而私意放殺其臣初不問其臯之輕重穀梁子所謂惡楚者得其言矣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泰山孫氏曰謂惡楚者得其言矣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為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國之大夫會之

許遷于夷

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杜氏

夏四月陳災

災公羊穀梁並作火○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悌矣滅人之國執人之臯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存陳悌矣○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戍為公矣必不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如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亂春秋承其言遂書於策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與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公羊穀

秋仲孫矍如齊

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氏註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冬築郎囿

傳築郎囿季子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不時孰甚焉蒐田築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愚案以左傳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齊公羊作晉非也○傳齊惠欒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疆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十使王黑以靈姑鉅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

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強來奔

仲孫矍帥師伐莒

意如公羊作隱如後同○傳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

饗魯祭乎杜氏註取郟不書公見討於平丘故諱之○胡氏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三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眾為己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

戊子晉侯彪卒

傳晉平公卒鄭伯如馬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九月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

傳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游吉遂如晉

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杜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杜

註無冬闕文○成公羊作戊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二月公羊作正月夏

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

帥師圍蔡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負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

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臯於其君而不能

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

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陸淳曰蔡

侯之臯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故聖人名之言其非人君也○胡氏傳般弑君父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覺也楚子若以

大義奉辭討臯殘身殫宮謀於蔡眾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不越是矣今虐本心欲圖其國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執殺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

後弃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給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

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譎謀詐力微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給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杜氏註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比蒲地譜云是

魯南鄙之地○劉氏傳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胡氏傳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

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仲孫矍會邾子盟于

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侵祥侵祥地闕公羊作侵羊○傳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子盟于侵祥脩好禮也秋季孫意如會

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

于厥憇厥憇公羊作屈銀○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

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于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

守者鮮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憇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

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臯也○胡氏傳文十五年盟扈之役八國諸侯略而不序謀伐齊受賂而不克也襄三十年澶淵會三國大夫稱人魯卿諱而不書

者眡蔡亂不能討而謀宋財也略諸侯所以責其亡義利之分貶大夫所以臯其失輕重之別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輕重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

通志堂

蔡而力弗加焉則其無能可知而其情則為惡也故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此足以見聖人待人明義利審輕重之權衡矣

九月己亥葬

我小君齊歸

齊謚也○傳葬齊歸公不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

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

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梁作友○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度誘蔡侯般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苦枕戈終身則友之為者盡於世子矣○胡氏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辭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以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圍書執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

因其眾也杜氏註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高偃高偃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愚案燕伯出奔名

而納之不名者其臯未至如衛朔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簡公也

宋公使華定來聘

傳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

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羊作然穀

梁作虎○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冬

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愁公羊作整字之誤也○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

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

遂奔齊

楚子伐徐

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穎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嚶尹

晉

伐鮮虞

杜氏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案地譜中山在戰國為中山國新樂縣漢志新市縣也古鮮虞國子姓○傳六月晉荀吳偽

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于縣臯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蘇氏曰晉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也

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書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臯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臯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

諸侯也故以夷書之○常山劉氏曰夫博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恃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曰晉伐鮮

通志堂

虞以狄之噫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何哉惟在於義利誠偽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故春秋之法尤謹嚴於此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見襄七年註○杜氏註南蒯以費叛故○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

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臯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胡氏傳費內邑也命上卿為主將舉大眾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已而已矣其書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愚案圍棘之與圍費皆為國內之人叛而以兵將制服之也汶陽之不服南蒯叔仲小之為亂其要不過曰正其本而已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治人不治反其智天下之理未有先於此者故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制人之道豈有二理哉○劉氏意林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叛誅蒯非寬蒯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省季氏未得以叛名蒯則魯亦未得以強討季氏魯未得以強討

季氏則周亦未得以僭絕魯其不正相承非一日之積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

其君虔于乾谿

谿穀梁作溪乾谿杜氏註在譙國城父縣東竟○傳楚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于于子皙

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蔡公使須務牟與史弼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或謂公子比聞楚虔之弑君即自楚奔晉以至今因國人之叛而自立未嘗在臣位也經以弑其君書何哉愚謂比之出奔懼臯而亡也楚靈君其國十有三年比也爵祿有列

於朝出入有詔於國晉人以羈定其位以國底其祿而比之歸亦惟觀從之命是聽下令國中使之先歸復所後者有刑遂立乎其位則弒君之臯觀從為從而比實為首非比尸之而誰哉春秋以比首弒明於君臣之義所以定名實也故公羊子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殺公子比

殺公羊作弒。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馬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胡氏傳弃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殺之則宜。書曰弃疾弒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弃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盟則盟帥四族眾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眾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久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弃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弃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臯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夫公子比已為王弃疾為司馬則君臣若已定矣。及弃疾殺比乃不以弒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弃疾譎殺之固不得以弒書也。春秋定臯豪牧廬必察比不能效死不立而貪為君之利不得不服首惡之臯若夫分未正而以譎殺之於曖昧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謂之弒君也。

楚公子弃疾

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秋公會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今開封府封丘縣在東漢志尚為平丘縣。○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

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宜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愚案當時晉平主盟內惑於寵嬖以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宮室以侈麗夸諸侯故楚度盡召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度死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親昵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墮霸業也。○胡氏傳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蔑中華乃敵國外患當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未暇也今乃安於不競無自強之志欲示威微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存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郟之怒以討魯臯聞其二憂何求而不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程氏傳楚弃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臯公使不與盟雖欲辱公然不得與同盟之臯實為幸也○胡氏傳會再書平丘惡之也○杜氏註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意如以歸

傳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意如尤為強逼不臣何以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臯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晉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廬歸于陳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

吳歸于陳

○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泰山孫氏曰楚靈暴滅二國楚平既立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故復二國之後然則楚靈滅之楚

平復之善與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故也孔子以陳蔡自歸為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胡氏曰弃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事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故書法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陸氏纂例曰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穀梁傳變葬之不與楚滅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

吳滅州來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景伯辭公于河

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奔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臯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臯死命可也若曰無臯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使叔魚見季孫曰鮒也聞諸吏將為

子除館於西河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泰山孫氏曰不稱氏前見也○胡氏傳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貶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內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

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

卒襄陵許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莒莒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號夷也春秋不以夷亂華也冬莒殺其公子

意恢傳莒莒莒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莒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

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高郵孫氏曰公穀之說皆以為曹莒

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君之爵才當大夫之名不得見於經也其有事繫懲勸法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得見於經也

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凡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

鐸不書者多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羊作夷昧二月癸酉有

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傳禘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

胡氏傳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案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于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案禮衛太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籥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高郵孫氏曰夏蔡朝武宮廢廟也成六年立之事所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

吳出奔鄭

朝公羊作昭無出字○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

夏蔡朝

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氏傳楚子弃疾以朝吳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然費無極害其寵使之出奔而楚子不能察遂致無極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去朝吳出蔡侯朱殺連尹奢喪太子建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居舊國處危疑之地不

能以忠信自任杜讒慝之謀而聽無極之計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覺不知甚矣特書其出奔亦臯吳也

六月丁巳朔日

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

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鼓子戴鞅歸○胡氏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大夫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書名氏何也以殄滅為期而無惻隱之心則稱人見利忘義以欺詐狄道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稱名氏者非褒之也纔免貶耳於此可見春秋用兵禦狄之略矣

冬公如晉

傳平丘之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愚案景公立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賊之後委政二惠及樂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收權修德明政刑以強其國故於晉將衰而般樂嗜利及晉既亂而欲以無政之國爭強圖霸宜其遂不振而國為陳氏之有也晏子雖隨事諷諫而於此已無術以格其心所謂以其君顯者亦未矣

楚子誘我蠻子殺之

蠻公羊作

曼○杜氏註河南新城縣有蠻城今伊闕縣即新城也○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我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蘇氏曰楚子誘蔡

侯殺之名而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之也誘殺戎蠻不名不地夷狄相殘略之也戎蠻不名告略也

夏公至自晉

傳正月公在晉

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夏公至自晉○胡氏傳案傳言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諭此正憤排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厲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貶之深也

秋八月

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

也

季孫意如如晉○冬

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傳小邾穆公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

傳祝史請所用幣叔孫婁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

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杜氏曰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

夏為四月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公

羊作賁之字公穀並無○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

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胡氏傳林父之於路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褒辭也纔得無貶耳

大辰

公羊傳字者何彗星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

冬有星孛于

有火災乎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權竿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胡氏傳大辰心也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于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於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國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墜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地譜曰水戰也○傳吳伐楚令尹陽句司馬子魚戰于長

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臯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使長鬣鼠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胡氏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動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

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眾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矣明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

陳鄭災

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戌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比日火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

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徹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

六月邾人入郟

郟姓國在琅邪開陽縣今屬沂州臨沂縣○傳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郟邾

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

秋葬曹平公○冬

許遷于白羽

白羽一名析楚邑今鄧州內鄉縣○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

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

○胡氏傳此所謂聲臯執言之師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臯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

止弒其君買

傳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穀梁傳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

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廸哭泣歆飭粥盍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愚案藥劑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姑以瘡言之今之治瘡以砒燬而弭之多愈然燬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然止以弒書之何也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

已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而登登者六十人緹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弒也曷為不成乎弒止進藥

而藥殺是以君子書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臯詞也○穀梁傳何以書葬不使止為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臯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臯也就師問學無方心志不通身之臯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臯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臯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范甯註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曰累及之也○胡氏

曰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弒君獲臯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鄆穀梁作夢今

與仁府乘氏縣有大饗城古老云古鄆城也○劉氏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待放也大夫有臯待放于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珖則去逾境則為位鄉國而與素衣素裳素冠徹綠鞮屨素葢乘髦馬不蚤剪不祭食不說人以無臯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此去國之禮也○胡氏傳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賢之為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能以國讓以其賢者之後苟有善焉斯進之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

執系

執系公羊穀梁並作輒○傳衛公孟執系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子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

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于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肅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任公輔曰齊豹非卿故曰盜春秋非卿者皆謂之盜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愚謂繫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不得有為於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

弟也靈公受其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而又不能正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齊豹非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之倫如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

衛侯之兄繫以深辜之也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羊作甯後皆同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輕以歸泰山孫氏曰三卿並出危之

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

來聘傳晉士鞅來聘昭子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

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年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叛公羊作畔傳宋華費遂生華緇華多僚華登緇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緇相惡乃

諧諸公曰緇將納亡人公懼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緇五月丙申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楚遠越帥師逆華氏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胡氏傳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出秋七月壬午入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辜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辭也

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羊作痊冬蔡侯朱出

奔楚朱穀梁作東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

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公如晉至河乃復傳鼓叛晉將伐鮮虞故辭公襄陵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

故晉得輕進退之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傳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

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

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寡君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

華定華驅華登皇奮傷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胡氏傳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大子與母弟為質又求助於吳楚入披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臯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成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臯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臯不能致討曰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衷將大亂人之惡自見

大蒐于昌間

間公羊作姦○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

不與非禮也蓋不得與爾○襄陵許氏曰八年秋蒐十一年夏蒐以為書不時也今此春蒐時矣而書則凡昭公書曰蒐主刺大夫咸強公失其政兵戎是務而禮防不與上下相與以樂惱憂也文王之時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功是以詩歌庶類蕃殖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朝廷人倫逆

亂極矣而惟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以刺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傳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

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

王王室亂

杜氏註叔鞅叔弓子三月而葬速亂故○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

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執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士乙丑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酸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卒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劉氏傳何言乎王室亂亂自內作者也呂氏曰不言京師亂而言王室亂者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胡氏傳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以本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杜氏註河南鞏

者其言王室譏國本之不正也

縣有黃亭東漢志鞏有黃亭西北有湟水○傳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

通志堂

水火長氏集注卷九

二十

平宮辛卯鄆肝伐皇大敗獲鄆肝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胡氏傳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地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尊不以乎卑貴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蚩單旗臣也曷為能以王猛也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其曰以者能廢立之也案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與句皆其母弟禮無疑於當立久而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以為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競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威不足以攝羣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恃大臣強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弱其後嗣輕其宗社臯亦著矣○襄陵許氏曰易曰王居无咎曰居于皇者春秋所正也其稱王猛未即位也顧命康王當喪書王而悼王以名繫之書志事春秋書法也愚謂以經書魯之法推之天王之喪未葬當稱王子某既葬當稱王子逾年稱王今王猛當稱王子者也適當子朝爭立之際猛雖王而位未定不可以不名故書王猛焉以別嫌而明其正也

秋劉

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杜氏註王城郊鄆今河南縣愚案河南縣乃周書洛誥所謂澗水東瀍水西為

定鼎之地平王東遷即都于此而春秋所謂京師皆指此也○傳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胡氏傳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

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再書劉子單子之以王何也春秋辭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焉劉子單子蓋挾天子而專國柄者也書而未足故再書于策以著上下舛逆為後世戒○愚案冬十月王子猛卒劉單輔猛苟能如諸葛輔後主則必不如是書矣

冬十月王子猛卒

杜氏註未即位不稱王雖未立周人謚曰悼王○傳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晉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泰山孫氏曰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不崩不葬者降成君也○劉氏傳其謂之卒何未踰年之謂之薨則不可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

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

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婁如晉

癸丑叔鞅卒○晉

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傳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眾與兵而朝乃弗與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乃館諸箕苙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蘇氏曰執之稱行人言非其臯也

晉人圍郊

傳二師圍郊癸卯邾潰王使告間庚戌二師還○東萊呂氏曰當是時王必自以為無假於晉師故使之間而晉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

朝之勢復熾若因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胡氏傳晉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其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臯自見矣

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傳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

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受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胡氏傳三代之得失天下也以仁與不仁而已苟無仁心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與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位或以人或事春秋書法達王事名氏不登於史策若此類亦眾矣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

獲陳夏齧

父穀梁作甫逞公羊作楹穀梁作盈○杜氏註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今屬壽州○傳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

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七國同役而不同心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救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臯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臯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

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公羊傳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戰書敗者多矣未有諸侯之師略而不序者此六國之師略而不序者皆夷狄之也賤其舍中國而與夷狄故皆夷狄之其言胡子髡沈子逞滅者深惡二國之君不得其死皆以自滅為文也○胡氏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曷為不書楚令尹既喪楚師已燔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諸侯之師曷為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績則或滅或獲其事不同也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咸其自取焉耳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子朝

秋泉即僖二十九年翟泉杜氏註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時在城外○傳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

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

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崩崩潰○愚案踰年而稱天王所居明天下之大君也書尹氏立朝則其篡明矣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穀有疾上再有公

字羨文也○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胡氏傳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今此言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脩兩君之好而不見納可恥之大者也以為恥然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疾患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悻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咸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孟僖子也姑至自晉

公羊作叔孫舍胡氏從之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傳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羊作鬱冬吳滅巢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

之汭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戍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葬杞

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婍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

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

人于黃父

詣公穀作倪大心公羊作世心後同○黃父即黑壤晉地○傳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

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嫫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錡之罄矣惟罍之取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祿而退○胡氏傳以王猛兄弟之無寵劉單之屢敗子朝之眾尹召南宮甘氏之黨疑多助之在朝也然黃父之會十國無異議是知邪不勝正又矣然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諸侯之責何美之有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有鸚鵡

來巢

鸚鵡公羊作鸛○傳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愚聞之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

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鸚鵡來巢氣使之也鸚鵡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為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鸚鵡來巢之祥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再雩旱甚也九月己亥公孫

于齊次于陽州已亥穀梁作乙亥陽公羊作楊○傳初季公若怨平子邾昭伯亦怨之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

季氏滅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責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孫邱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父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芟而弗治將蒞蒞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駿戾言於其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駿戾曰然則救諸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邱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為劫君者而負臯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胡氏傳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取不也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愁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杜氏曰陽州魯境上不得入齊待命于境上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野井齊地杜氏曰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

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臯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欲伐季氏告子家駒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父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眾父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伐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鉄鑽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執君而無稱昭公於是歟然而突諸大夫皆突既突以人為蓄以辟為席以鞞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石氏曰觀公羊齊侯致餼饗之禮與昭公喪人

之稱則其為禮不誠其為辭不哀可見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

傳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

對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

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宋地杜氏註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據地譜

外黃城在開封雍丘縣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己亥卒于曲棘胡氏傳宋元意如之外舅也元公夫人曹氏生女妻意如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恤其私親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卒其封內而特書地以別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胡氏傳鄆魯邑也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未絕於魯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其宗廟之典籍者也己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道季氏為亂君臣各渝其職而不守其為後世戒深矣呂氏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

不能討季氏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註三月公至自

齊居于鄆

傳言魯地也高郵孫氏曰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至在外雖不告而書至所以存公也胡氏傳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

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也

夏公圍成

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

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齧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度高齧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齧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臯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鉅師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泰山孫氏曰公圍成書者見國內皆叛也胡氏傳不書齊師者景公怵於邪說為義不終故微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臯咸具矣

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傳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九

月庚申楚子居卒

楚平王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傳單子如晉告急七

月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乃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

宮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
 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
 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東萊呂氏曰河南即郟
 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
 洛食者也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
 亦惟洛食者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
 之徙都成周○今案左傳則冬十月入成周而十二月入王城矣然至三十二
 年書城成周杜氏於是年請城成周註云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
 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則敬王定遷乃在三十二年已城之後也如
 高郵孫氏及胡氏皆以成周即京師蓋未考王城成周實不同所而誤以為一
 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胡氏傳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于景王為之黨

者眾矣卒不能立至于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
 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斬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為
 是踈薄子猛將斬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為非徒設此心兩棄之也庶孽憑寵
 為羣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于恃正為人心之所向而羣小不從故伯服雖
 殺而平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卓子奚齊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
 兩棄之也景王不鑒覆車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為後世戒可謂
 深切著明也哉○何休註公羊傳云立子朝獨尹氏出奔并舉刃口毛者明本尹氏為首惡當先誅後治其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

吳弒其君僚

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

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我王嗣也吾欲求之
 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鱣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胃
 遂弒王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劉氏傳親弒僚者闔閭也其稱
 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眾弒君之辭也闔閭弒僚則曷為以眾弒君之辭言之
 謁也餘祭也夷昧也不與子國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
 也即之是廢讓而毀義以成篡也國人莫說故謂之眾弒其君也○胡氏傳諸
 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則國宜之光者僚惡得為
 君故稱國以弒者吳大臣之臯也大臣任大事事莫大於置君矣故君存而國
 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
 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廢立進退出於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則
 將焉用彼相矣此春秋歸臯大臣稱國弒君之意

楚殺其大夫卻宛

卻穀梁作却○傳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鄆將

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今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
 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
 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
 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
 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令尹使視卻宛則有甲焉不往召鄆
 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焚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令尹盡滅卻氏
 之族黨○劉氏意林曰君不明故臣得專其威殺其大夫而莫之止也不亦甚
 乎然而卻宛則有以取之有以取之者辟嫌不審也辟嫌不審臯也○愚謂恃

國人之悅己而無見幾知人之明以立於無道之朝至於秋晉士鞅宋

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傳會于扈令戊周且謀納

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乃辭小國而以難復○胡氏曰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魯討赤月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爾又況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襄陵許氏曰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貶辭者以今成周故也霸國不競苟有一善則為之匿諸慝而存之此春秋之所以扶微救亂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

至自齊居于鄆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

侯

乾侯晉境內邑杜氏註在魏郡斥丘縣地譜今大名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故城○傳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泰山孫氏曰公一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公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于晉其窮辱若此○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夷狄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

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註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齊侯使

高張來唁公

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胡氏傳遣使來唁淺事也亦書於經者臯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

公

如晉次于乾侯

傳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許氏曰書次于乾侯復不見受也

夏四月

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杜氏註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穀梁傳潰

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胡氏傳公之出奔虜鄆四年民不見德亡無愛徵至于潰散豈非昏迷不反自納于罟獲陷窞之中其從者又皆艾殺其民視如上芥其下不堪所以潰與然則去宗廟社稷而出奔而猶不惕然恐懼期改過以補前行之愆也自棄甚矣欲不亡得乎故書以為後世之戒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氏註中國猶國中也有劉氏傳其

言公在乾侯何正月以存公也曷為存公公在外也公在外久矣曷為於此乎存公居于鄆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常山劉氏曰

書公在乾侯存公也君失其居在於乾侯而不得歸故因朝正之時而書公所
 在則存君父臯臣子譏諸侯之意皆可具見也。胡氏傳公去社稷於今五年
 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
 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武氏廢遷
 中宗革命自立史臣列于本紀欲著其臯而君子以為非春秋之法其言曰天
 下者唐之天下中宗受之于其父武后安得廢之而絕先君之世復繫嗣君之
 年黜武氏之號自以為竊取春秋之義信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

頃公 傳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
 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
 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靈王之喪我先君
 簡公在楚我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

章羽奔楚 羽公羊作禹。傳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
 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
 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
 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
 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
 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

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
 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
 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常山劉氏曰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温君奔皆不名者強暴加於小弱力不能勝
 而奔義未絕也訴於天子方伯則理可伸而邦可復豈可遽絕之哉惟徐子
 章羽既已服吳而後奔楚則既降矣安有興復之志乎故名之以著其絕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

荀躒于適歷 躒公羊穀梁作櫟下同。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
 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陸氏微言曰
 季氏逐君之臣也晉不臯之而反與之為會書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
 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
 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董除
 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
 其臯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
 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魯公不得歸
 ○呂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言大國盟主皆不能討

通志堂

春秋左傳卷九

亂無助順向正之意也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肱公羊作弓。吳氏詩補音。云古弓肱同音。濫杜氏註東海昌慮縣。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襄陵許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杜氏註闕魯邑。今案昭公之難。叔孫如闕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呂氏曰取鄆取闕皆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戕其民無復國之慮也。夏

吳伐越。傳始用師於越也。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

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城成周。莒人下公羊穀梁有邾人。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

成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愚案杜氏註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故請城之此乃自王城而遷

都之時故因諸大夫之城。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傳公薨而以成周書以紀實也。書曰公

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臯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胡氏傳諸侯失國出奔者多矣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乎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圍成鄆潰絕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所書圍成鄆潰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春秋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卷第十

張洽集註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也即位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

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臯焉爾○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劉氏傳其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於壞饋

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則何以不言正月微辭也○今案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強臣春秋不書正月所以見一國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正月辛巳晉魏舒

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屬役於韓簡子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

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

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臯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

通志堂

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穀梁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胡氏曰周官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于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羈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穀梁傳殯而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胡氏傳昭公之喪已越葬期猶未得反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惟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

之前在四月乙丑宰臣大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愚案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反國黜適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乎春秋詳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斃魯之君子罔不盡傷心之時大本既失而進退舉措尚何禮之足言哉此所謂為永鑒者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取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以大警動於其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臣下者 秋大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

通志堂

馬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立煬宮杜氏註煬公伯禽子也○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愚案季氏未嘗知鬼神之神之理妄禱而僭立踰祀典以立久祧之宮聖人特書必有曾謂煬公不如冬十月隕霜殺菽杜氏註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林放之歎矣殺草今指言殺菽何也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害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杜氏註雉門公

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正義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卑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眾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秋楚人伐吳傳桐叛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之則楚力竭矣於是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吳於是吳亡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單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伐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微之於此而後至

於禍敗失國也杜氏註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傳言新有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故也作為也有

加其度也○劉氏意林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卑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僭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為非觀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命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

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二月辛卯邾子穿卒二月公穀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鼫並作三月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拔拔公羊作枝拔地闕○傳盟于邾修邾好也杜氏註邾即拔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

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

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復于召陵侵楚

召陵見僖四年○傳蔡昭侯為兩佩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二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

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知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杜氏註入楚境故書侵○程于傳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舉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舉之○劉氏意林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霸主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而禍遠矣不亦病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所以眷眷於臯鼬之盟者也○襄陵許氏曰臯鼬之盟諸侯攜矣梁丘據說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於佩裘使蔡侯自絕晉士鞅以賂罷危之盟荀寅求貨弗得沮召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吳之所以橫政於上國也○今案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舉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矣

沈子嘉歸殺之

公羊作公孫歸姓後同○傳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胡氏傳所惡於前無以先後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侯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舉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陸氏微言曰書滅臯蔡也書以歸臯沈子不死于位也言殺之又譏蔡侯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

臯鼬公羊作浩油杜氏註許地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傳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長弘乃長衛侯於盟○陸氏纂例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程氏傳公以不獲見於晉

故乃因會而求盟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羊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

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為華容縣亦析之近地也

公至自會

不至以侵楚者公以得盟為幸危不在侵也

劉卷卒

杜氏註即劉蚩也○陸氏纂例畿內諸侯不同列國

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赴故書之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

傳楚為沈故圍蔡○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

帥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微之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救則惟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蘇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葬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舉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

劉文公

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記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

奔鄭柏舉公羊作伯莒今本穀梁作伯舉○傳伍負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

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于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

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

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臯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

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

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

其歸焉用事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臯也楚人為無

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

夷狄吳進矣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胡氏傳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嘉穀之望兩也有請於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侯之所能以也有請于吳

如此其易故召陵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臯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

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

甚矣故記其出奔於其戰也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郢公羊穀梁並作楚○傳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

妹季芊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官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王奔郢公辛與其弟

巢以王奔隨初伍負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中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

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

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始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

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焚之又戰吳

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

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胡氏

通志堂

春秋左傳句解卷十

通志堂

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之辜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愚謂奉晉命以討鄭之黨亂人正也然陪臣方執國命使衛侯不聽公叔文子之言魯師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意林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久矣事不成故竊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為之請於霸主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繇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謹案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書此所以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胡氏曰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柄不復在其君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季孫斯

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氏註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

鹹

傳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襄陵許氏曰霸道墮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

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作沙澤杜氏註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案元城今屬大名府○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襄陵許氏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伯而景不足望也○劉氏意林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舉人也不亦信乎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甯軍齊師齊師聞之墮

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襄陵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雩○冬十月

九月大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整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謹案魯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

公至自侵齊

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泰山孫氏曰公一歲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傳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襄陵許氏曰春秋內伐二十宣以後九內侵七宣

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蓋魯自中世衰矣而欲與齊構怨以侵易伐其能久乎

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瓦衛地杜氏註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今滑州白馬縣○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乎始尚羔○胡氏傳案左氏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眾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蒞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書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眾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氏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

士公羊作趙

遂侵衛

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鄭澤趙簡子曰

秋七月戊辰陳

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泓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襄陵許氏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臧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攘服則失霸朝何日之有報伊闕云者假王命也

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傳師侵衛晉故也

冬 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杜氏註叛晉也

從祀先公

杜氏註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

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劉氏傳從者何順也其祀何禘也禘則曷為不言禘譏何譏爾從祀先公正也所以從祀先公則非正也其非正奈何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陽虎欲去三桓而代之從祀先公以說焉非能正者也雖通其義君子不與也

盜竊寶玉大弓

杜氏註盜謂陽虎也家臣賤故曰盜寶玉夏后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傳季寤公

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蘇氏曰陽虎將殺季孫斯不勝而出取寶玉大弓於公宮以行其稱盜陪臣也寶玉大弓魯之分器也所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是時陽虎以鄆讎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邱叛及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器重於地也分器重於地者賤貨而貴命也。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錫先君之分器藏之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墜而為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故書竊以志不恭之大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萬卒。得

寶玉大弓。傳陽虎歸寶玉大弓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虎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胡氏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

六月葬鄭獻公。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杜氏註五氏晉地。傳齊侯伐晉夷儀克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糕媚杏於衛。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至哀公元年而後伐其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襄陵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寔不見於春秋則知秦

之事不交於中國矣。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註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呂氏曰及齊平我志也

夏公會

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羊穀梁作頰○夾谷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夾山今海州懷仁縣○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

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奸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穀梁傳其致何也危之也其危之奈何頰谷之會孔子相馬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臯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晉趙鞅帥師圍衛報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夷儀也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襄陵許氏曰使晉有以服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

圍衛而不能服則徒以堅齊之從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穀梁田上有之字○杜氏註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任公輔曰桓三年謹杜氏以為魯地濟北蛇丘縣有謹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即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龜山今在泗水東北七十里○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史記孔子世家會于夾谷孔子却萊人誅倡優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得臯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程氏傳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胡氏傳齊桓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

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邑任公輔曰地譜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郕鄉無鹽在今鄆州須城縣東○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

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使其圍人殺之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公羊作費誤也○傳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

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於齊齊人將遷郕民眾兇懼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胡氏傳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

書圍郟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郟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既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

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

宋公子他出奔陳

地公羊作池。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

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

于安甫

安甫公羊作鞏。安甫齊地案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

叔孫州仇如齊

傳武叔聘于齊。杜氏註

謝致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公羊穀梁暨下有宋字。劉氏傳暨者何及也

猶暨暨也蓋強脅之也。胡氏傳其弟云者臯宋公以嬖魍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臯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

又以見仲佗石彊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

入于蕭以叛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劉氏

得已而不已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臯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

曹入于蕭

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魍故也。胡氏傳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

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辭也

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臯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

如鄭泣盟

傳及鄭平始叛晉也。杜氏註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焉者

政在多門貨賄讒慝汨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

師墮郟

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郟。謹案墮毀也毀其所恃以為固者所以制陪臣抑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

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順然侯犯南蒯皆以叛為季氏叔氏之害故費

一千。四
尚云
郟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強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二邑雖墮而成獨不服
雖定公圍之而卒不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氏三月之餘受女樂而違孔子
孟孫惑於僞不知之說陰與公斂處父比成既方命而聖
人去魯豈非天哉所以墮都之謀終於圍成而不果也
衛公子孟彊帥

師伐曹 傳衛公孟彊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傳季氏將

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
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
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曷為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堵而雉百雉而城。常山劉氏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
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
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費也郟也成也三家之邑也政在大夫三家越禮
各固其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至屢圍而不克帥師而後墮成強而
不服公圍而不克有天下而不謹於禮末流之患可勝言哉。胡氏曰三都之
墮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之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
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下
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上上下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
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羊作晉誤
也。黃齊地。杜氏註盟結叛晉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

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

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蘇氏曰或曰昭公將去季氏而失國孔子為魯而墮三都亦幾於
亂孔子之為是何也曰昭公之去季氏而失國失民故也魯君之失民與三桓
之得民久矣故將以治魯而不得三桓不可為也能得三桓而道之以禮魯猶
可治也孔子為魯而仲由為季氏宰三家從之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
能得魯之眾也雖其不從不能為患此孔子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胡氏傳
按是年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
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餽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
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成雖未墮無與為此亦不能為
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葭公羊作瑕穀梁無衛侯字。杜氏註垂葭一名鄆

氏高平鉅野縣有鄆亭今屬濟州。傳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鄆氏使師伐晉
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耶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
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夏築蛇淵囿 襄陵許氏曰
杜氏註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之援
非時勤民築囿奉己而已志不及國
也夫圍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彊帥

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唐曰太原府本朝并州。傳趙鞅謂邯鄲

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
 以為邯鄲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
 私有討於午也二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
 馬籍奏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
 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
 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死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
 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微旨趙氏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
 也而書曰叛人臣不當專土也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公羊傳寅下
有及字。朝
 歌晉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傳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
 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
 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
 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
 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
 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
 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胡氏傳晉
 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立而齊叛辭請召
 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泣盟於鄭會于夾谷鞅於黃而
 魯叛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士吉
 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

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故
 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
 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
 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
 宮。蘇氏曰鞅寅吉射之叛其臯均也鞅以有助故得

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
 胡氏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碎於鞅奉行天討以警
 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胡氏傳稱國以弑者
當國大臣之臯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公羊穀
梁作晉○

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
 君貪臯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臯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
 鮪曰無害于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土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文子卒
 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
 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胡氏傳衛侯不能
 正家以喪其大臣戌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以
 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儻庶幾乎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

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二月公羊作三月公孫公羊作公子牂作
 牂。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

月楚滅頓○啖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臯重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與復之志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傳北宮結來奔

公叔成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李公羊作

吳地杜氏註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今為秀州治所○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臯人三行屬劍於頸遂自到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胡氏傳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冊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羊作堅

杜氏註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

公至自會

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愚謂齊景公欲求霸誅

晉之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范中行為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齊

侯宋公會于洮

洮見僖八年○傳范氏故也○襄陵許氏曰齊宋魯衛崇獎亂逆謀動于戈大義亡矣

天王

使石尚來歸賑

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賑者何俎實也賑曰賑熟曰燔○劉氏傳燔賑以親兄弟之國受賑禮也歸賑

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天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

爾婁豬盍歸吾艾緞夫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夫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夫子奔宋○劉氏權衡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夫子出奔宋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啼而走言夫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成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常山劉氏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臯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臯乎哀二年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亦書世子同此義○愚案劉氏之說發明蒯聵之不敢弑

其母當合劉質夫解觀之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故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也不然春秋至趙鞅之納猶與以世子之名何哉 **衛公子孟彊出奔鄭** 傳衛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奔鄭自鄭奔齊 **宋公之弟**

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孫孟孫氏之所為也 **城莒父及霄** 皆魯邑莒父子夏嘗為之宰此年無冬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傳邾隱公來朝 **鼯鼠食郊牛** 公羊傳曷為不言所食漫也○唐趙伯循言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輒死

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曷為不言所食漫也○唐趙伯循言上元二年因避地旅於會稽時牛災小鼠噬牛纔傷皮膚輒死

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

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胡氏傳夫滅人之國其非滅之者獨有臯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於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臯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

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十之運也何氏註運二吉故

五月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穀梁傳高寢非正也○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

也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

軒○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若丘○杜氏註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襄陵許氏曰宋大國也資王霸之遺業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魋之為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公羊傳籛蔭○襄陵許氏曰齊衛新與鄭宋同盟畔晉故為宋出請為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不誠於救也 **邾子來奔喪** 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友行於強大之國非禮明矣 **秋**

七月壬申妣氏卒 如穀梁作弋下同○公羊傳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陸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者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妣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八月庚**

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註諸侯會葬非禮也○呂氏曰邾子

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利害強弱為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

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昃穀梁作稷乃古昃字○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戊午日下稷乃克葬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辛巳葬定妣** 公羊傳定妣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

迪志堂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胡氏傳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冬城漆杜氏註邾庶其邑○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姒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愚案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斁鄰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舉而取謹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春秋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卷第十一

張洽集註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氏註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胡氏傳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眾遷其國而春秋略之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以直報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怒楚之臯辭也○襄陵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本務脩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於大國是益禍也故蔡昭之志愧於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郊牛下有角字○穀梁傳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不志三月卜郊何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

從則不郊矣。○胡氏傳：鼯鼠食郊牛，改卜牛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 **秋**

齊侯衛侯伐晉 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襄陵許氏曰：霸主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鄆沂之田而受盟。○襄陵許氏曰：中國

無霸諸侯並爭陵歷不忌矯奪無厭蓋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歲矣。○師氏曰：前此嘗伐邾取其田自鄆水矣。今又取其鄆東之田，猶以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強陵弱之亂至於如此。 **癸巳叔**

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杜氏註句繹邾地。○劉氏傳曷為三人伐

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胡氏傳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眾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辜。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

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

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愚案：蒯聵必無欲弑其母之事。二劉氏嘗辨之於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靈公惑於南子左氏承誣言載之傳以為實。觀春秋再以此子書之則知蒯聵為無辜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輒據其位而與父爭立若以衛戚書則是蒯聵不得有其國，故書戚而不繫之衛公羊所謂子不得有父者是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

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羊作栗杜氏註：衛地在戚城南。○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

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手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逢蠅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

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劉氏傳戰而言及冬十月葬衛靈公七

而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傳吳洩庸如蔡

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又蔡遷于州來○杜氏註元年蔡請遷于吳今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為○胡氏傳

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倍楚請遷於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

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覆播告之脩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臯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

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

非者乎而委之臯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襄陵許氏曰蔡悔請遷知吳師入而委臯焉稱國以殺殺無臯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

而況於國乎使蔡昭必殺公子駟而後可免則寧亡國而已矣大正不渝此國鎮也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論語冉有曰夫子

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貝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孫氏曰齊國夏序衛石曼姑上者齊

國夏主乎圍戚也國夏助輒圍父逆亂人理莫甚乎此故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誅其惡○襄陵許氏曰觀乎崩贖之亂則齊景之不霸可知矣晉

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高郵孫氏

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存蓋非禮矣○劉氏曰桓僖又矣其宮何以存不毀也曷為不毀三家者出於

桓立於僖以是為悅者也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啓公羊作開陸德明云避漢景諱也

○杜氏註魯黨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邪開陽縣○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

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未務此魯之季世也宋樂髡帥師伐曹襄陵許氏曰宋始闕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脩德

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矣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

夫公孫獵于吳杜氏註公子駟之黨○胡氏傳見上殺公子駟傳冬十月癸卯秦伯

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襄陵許氏曰句繹之盟踰年而渝之師圍

其國雖云邾政不脩有以致寇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二月公羊作三月殺公羊穀梁作弒。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穀梁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胡氏傳案左氏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誑吳又委臯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弒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不言弒者賤盜也其曰盜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距離。愚謂凡弒君稱弒積漸之名也蓋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危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君上得臯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臯見殺人心已離故公孫翩之事成於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餘祭稱弒上下之名。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襄陵猶存也蔡申稱殺君道亡矣。許氏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霍即盱也傳及胡氏註並見上。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羊作曼。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實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

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孫氏曰蠻夷猾夏矣晉人執戎蠻子不歸于京師而歸于楚其惡可知也。胡氏傳其曰晉人云者臯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臯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界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父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城西郭。杜氏註。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此春秋所惡。城。杜氏註。備晉也。六月辛丑亳社災。范氏註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武王克殷班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公羊傳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止牖使陰明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于湯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五年春城毗。公羊作比陸氏釋文云本又作比。杜氏註備晉也。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傳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羊作處。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奴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

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
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愚案景公自襄之二十六年即位至今五十八年矣前有晏嬰後有

孔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身死肉未寒于死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與

六年春城邾瑕。瑕公羊作葭杜氏註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今濟州任城縣地也。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

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隱虞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勤勤自守而已是以譏之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薦數如此

後雖城邑不復志矣。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蓋四年鮮虞人納荀寅于柏

人。吳伐陳。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復侵陳脩先君之怨也今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愚謂夫差脩怨贖兵以取滅亡故春秋

之。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子于盍及其未作也

先諸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愚謂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

以衛上委君而出奔故名以臯其不忠也。叔還會吳于柤。相見襄十陵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獸心可以盛強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祖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

吳患。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十戰不吉十矣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

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闔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

大過天其天諸有臯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臯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

齊陽生入于齊。傳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於齊僖子使

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

胡姬以妾孺子如賴去鬻如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實之丘○程氏傳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或問春秋譏景公之廢長立幼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愚謂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其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欲立其位而伯夷叔齊寧他人有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遂予之

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公羊作舍○傳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

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三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爰冒淳○杜氏註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臯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爲弒並○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弒君之臯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臯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

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傳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愚案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

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公會吳于郟

郟即舊郟國杜氏註今琅邪郟縣○傳公會吳於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

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反自郟以吳爲無能爲也○今案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昔六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弗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以陵我小國若夏盟于郟衍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爲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以來內外之別也○劉氏曰邾子益何以名賤之也賤之柰何虜服也○胡氏曰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大惡也曷爲不諱以其不念舊惡能去之而不積歸邾子益于邾則有改過

遷善之美而前惡不足以累之故於此書而不諱見聖人道隆德盛而待人之弘且厚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

師救曹

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傳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

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疆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指丘大城鍾邾宋公伐曹將還諸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吳伐我

傳吳為邾故三月伐我武城克之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

楚室公實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以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胡氏傳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旦夕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取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

謹及闡

闡杜氏註在東平剛縣北地譜今宛丘龍蛇縣也○程氏傳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

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歸邾

子益于邾

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因諸樓臺榭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

政○謹案凡取邑之類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遂其惡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

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闡

傳及齊平九月臧賔如如齊涖盟齊問立明來涖盟

旦逆季姬以歸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闡○程氏傳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

雍丘

雍丘杜氏註縣屬陳留今屬開封○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 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

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于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夏楚人伐陳 傳鄭即秋宋公伐

鄭

杜氏註

冬十月

報雍丘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傳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

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
 曰事克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
 戰于郊齊師自環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
 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
 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
 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
 季孫弗許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
 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劉氏傳不言鄙者受之也
 此其為受之奈何蓋伐喪也○胡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
 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
 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
 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較系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
 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謹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矣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謹及闡
 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
 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袁頗出奔鄭
 袁左氏穀梁作轅○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
 頗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

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

齊國書
 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
 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

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
 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晝日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
 公○劉氏意林曰夫以吳之無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之邦固求
 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耳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
 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呂氏曰公會吳伐齊而戰不言公齊國書帥師而來主與吳戰不為魯也
秋七月辛酉滕

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

奔宋
 傳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于朝出孔文子使疾出
 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

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

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十二年春
 王正月用田賦○何氏註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
 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
 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墓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
 一○襄陵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
 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

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者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愚案田賦之實不書其詳於傳獨孔子言以丘足矣可見加賦於古合何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氏註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姓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吳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胡氏傳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冊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執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為無禮而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強吳之

威而欲自固其國也欲自固其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為公會吳于橐臯

臯
橐音章夜反一音託橐臯吳地杜氏註在淮南浚遼縣東南地譜云遼遼故城在今廬州慎縣東南○傳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

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鄆公羊作運○杜氏註東南有發縣亭地譜吳地海陵今泰州城下○傳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鄆

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于貢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宋向
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

巢帥師伐鄭
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

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一月夕蝻
公羊作蠛也○杜氏註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蝻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

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以六邑為虛

○泰山孫氏曰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

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晉地杜氏註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

水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

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

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

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

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臯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父

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外傳吳語曰夫差會晉公午于黃池越王勾踐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

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雄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志請王厲士以奮其勢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昏乃秣馬食士夜中命

服兵擐甲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萬人以為方陣王中陳而立左右軍亦如之為帶甲三萬以勢攻昧明王乃秉桴親鼓三軍皆譁鉦以振旅晉師大駭不出乃令董褐請事吳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

億晉負眾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

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孤之事君與不得事君皆在今日董褐還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

也趙鞅許諾使褐復命曰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

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君命長弟許諾吳王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啟晉侯亞之○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

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

至也○襄陵許氏曰兩伯之盟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

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穀梁傳黃池之會吳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

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合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

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廬陵李氏曰此條先晉之說當主公羊爵吳之說當主穀梁書及之說公羊胡氏皆得之其事實

則國語所載為詳但所載尊周室之事其二國假此以相勝耳豈真能奉王命哉○黃池之會左氏傳以為先晉而外傳乃謂夫差以三萬兵脅晉而先之二

者將孰從哉愚以春秋書法及事理考之外傳之說是也何也春秋未嘗許吳也而此會特書吳子若夫差無能改於其德因為越所敗而先晉則不書晉侯

及吳子矣考之經會吳始於鍾離自是至蒙阜凡七會吳至此乃特書會晉侯

及吳子于黃池誠以夫差易王而稱公耳夫去其王而稱公此齊桓之所不能行於楚者也而夫差稱吳公以會春秋以其尚存周室是以爵稱之而異於他日會吳之書也不然黃池之去橐皋一二年間耳春秋安得遽子之哉或曰夫差迫於越之禍不得已而從耳孟子曰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聖人子夷狄之意哉

陳○於越入吳

傳見上○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乘其無備也○胡氏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

主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見深切著明之義也○又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子曾子其言豈欺也哉○薛氏曰吳子不戒爭中國之諸侯而越卒入吳所謂無遠慮有近憂矣吳子忘不共戴天之恥而求諸侯于外此越所以霸諸侯乎

多帥師侵衛

公羊無曼字脫也○許氏曰晉以范中行行之難伐衛伐者惟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也○高氏曰蒯賁在戚十有二年矣晉人不能以此討衛乃以范中行故而數興師故

書侵葬許元公○九月螽

高氏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也其冬十有為農災又非冬十有二月之比也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

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且也何以書記異也○泰山孫氏曰光芒四

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且也案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且可知也

夏區夫

區公羊作疆

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一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世

君臣亦可以自省矣○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螽每在十二月傳以為司歷之過此歷不時革之敝與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而三螽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于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斂之顛終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鉅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之曰麟

也然後取之○杜氏曰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詩釋文麟麇也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也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公羊傳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愚謂麒麟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為人物之法則者也故聖人之生必以四靈為畜包犧畫卦而龍馬出大舜作樂而鳳凰儀周公告召公曰若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孔子曰鳳凰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夫子生於周末而麟見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

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無足疑者韓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雖為夫子出然獲於鉏耨而謂為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王不與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異哉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之廣莫所以紀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其大且廣者如此則凡小且偏者何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治且理哉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者即其所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小大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僭賊亂之變森然一循乎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也夫其至動至賾之不齊而聖人何以一之哉曰仁而已矣故萬物之聚散經世之紀綱聖人一道以成之曰仁觀論語之書而知聖心之安仁書於春秋者無非此理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弗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

春秋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卷第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